

新 中 學 文 庫

義

正

哥 爾 斯 華 綏 著  
方 安 史 國 綱 譯

873.577

0014.3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世界文學名著

正

義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81803)

世界文學名著  
正義 一冊

Justice: A Tragedy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John Galsworthy

譯述者 方國綱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登場人物

詹姆士霍 (James How)

華爾忒霍 (Walter How)

柯克遜 (Cokeson)

福爾特 (Fulder)

施惠爾 (Sweedle)

蘿絲 (Ruth Honeywill)

古來 (Cowley)

章士忒 (Wister)

法官

克利浮 (Cleavef)

佛羅姆 (Frome)

典獄官

醫官

伍德 (Woder)

孟萊 (Maney)

克立頓 (Clipton)

奧克利來 (O'Cleary)

## 第一幕

地點在霍氏父子（詹姆士和華爾忒）律師事務所的會計室；時間是一個七月的早晨。這房間是舊式的，裏面的佈置是些舊紅木的和皮的家具，沿壁有許多錫匣子和住宅的圖樣。牠有三扇門。兩扇門在牆的中間，靠得很近，這兩扇門之一通着外公事房，這和會計室祇隔着一層木板壁和玻璃窗；這扇通外公事房的門打開以後，可以看見外邊的大門，和大門外的石扶梯。另一扇門通事務員室，第三扇門通律師的公事房。

會計柯克遜坐在桌旁，加着帳簿裏的數字，自對自地嘖咕着那些數目。他有六十歲了，戴着眼鏡；個子很矮，頭已經禿了，一副誠實醜陋的面孔。他穿了一件舊的黑色長外衣和椒鹽色的襪子。

柯克遜 五乘十二，三——十五，十九，二十三，三十二，四十一——而加四（他在那頁上做了一個小記號，於是再嘖咕着。）五，七，十二，十七，二十四和九，三十三，十三而加一。

（他又做一個記號。通外公事房的門開了，走進來學徒施惠爾，他隨手把門關上。他是一個十六歲臉色蒼白的少年，滿頭尖硬的頭髮。）

柯克遜 (顯出不滿的神氣) 加一。

施惠爾 柯克遜先生，有一位客人要看福爾特。

柯克遜 五，九十六，二十一，二十九——而加二。叫他去看馬立斯。什麼名字？

施惠爾 洪納惠爾。

柯克遜 他有什麼事務嗎？

施惠爾 是一個女子。

柯克遜 一個貴婦嗎？

施惠爾 不是的，一個平常女人。

柯克遜 請她進來。把這本帳簿交給詹姆士先生。

(他合上了帳簿。)

施惠爾 (重新開了門) 請進來。

(洪納惠爾羅絲走進來。她是個高身材的女人，二十六歲，服飾並不顯目，頭髮和眼珠是

黑的，一副潔白端正的面孔，她立着，姿勢有一種很自然的威嚴。

（施惠爾拿了帳簿，走到律師的公事房去。）

柯克遜（轉身看羅絲）他出去了。（疑心地）請問你有什麼事務？

羅絲（語調很自然，帶些西方的口音）這是私事，先生。

柯克遜這兒不准有私人的訪客的。要留下一個字條子給他嗎？

羅絲我要見他（她眯着眼睛，甜蜜地望着他），請你通融一下。

柯克遜（解釋地）這是違背規律的。假使我有朋友來看我，這是辦不到的！

羅絲辦不到的，先生。

柯克遜（有點驚奇）正是呀！而你在這兒要看一個事務員！

羅絲是的，先生；我一定得見他。

柯克遜（轉身向他，現出一種帶怒的興趣）不過這是律師事務所。到他的家裏去。

羅絲他不在那兒。



柯克遜 (不安的) 你和他有親戚的關係嗎?

羅絲 沒有,先生。

柯克遜 (真窘了,) 我不知道說些什麼纔好。這不是事務所的事情。

羅絲 那末我怎樣呢?

柯克遜 天呀! 那我卻不能告訴你。

(施惠爾回來了。他經過時戲弄地看着柯克遜,然後到外公事房,小心地把門開了一二吋。)

柯克遜 (這一看之後,有些勇氣) 這不行的,你知道,這是絕對不行的。假使一位律師走進來!

(斷續的敲門聲和笑聲由外公事房傳來。)

施惠爾 (頭伸入) 有幾個小孩子在外面。

羅絲 他們是我的。

施惠爾 要我管束他們嗎？

羅絲 他們很小，先生。（她向柯克遜走近一步）

柯克遜 在辦公的時候，你不可以來打擾他；現在我們已經短少一個事務員了。

羅絲 這是有關生死的事情。

柯克遜 （又驚奇了）生死！

施惠爾 福爾特來了。

（福爾特從外公事房進來。他是美貌而蒼白的少年，有敏利但略帶畏縮的眼光。他向事務員的辦事室走去，又遲疑地立着。）

柯克遜 好吧，我給你一分鐘。這是例外。（拿了一卷紙，向律師的公事房走去。）

羅絲 （低而急切的聲音）他又喝醉了，威爾。昨晚他想殺我。趁他沒有醒之前，我帶了

孩子們出來。我到你那兒——

福爾特 我已經改變我的住址了。

羅絲 今晚的事情都辦妥了嗎？

福爾特 票子已經買了。十一點四十五分在票房前候我。請你千萬不要忘記，我們是夫妻

呀！（極度悲哀地看着她。）羅絲！

羅絲 你怕去嗎？

福爾特 你和孩子們的東西都帶了嗎？

羅絲 除了一隻提箱，什麼都沒有拿，怕驚醒了洪納惠爾。我再不敢走近家了。

福爾特 （畏縮的）所有的錢都白花了。你還要多少？

羅絲 六鎊——我想够了。

福爾特 我們到那兒去，不要告訴別人。（好像對自己說的，）當我到了那兒，我是決意要

忘記以前的一切的。

羅絲 假使你不同意，趁早說。違背你的心意和你在一塊兒，我情願他早些殺掉我。

福爾特 （現出奇怪的笑容，）我們一定要走。我不管我，我一定要和你在一塊兒。

蘿絲 你只要說出來；現在還不太遲。

福爾特 已經太遲了。這兒是七鎊票房前——今晚十一點四十五分。假使你不是和我所想像的一般，蘿絲！

蘿絲 吻我！

（他們熱情地擁抱着，當柯克遜回進來的時候，纔驚散。蘿絲回身經外公事房而出。柯克遜沈思地走到他的座位上去。）

柯克遜 這是不對的，福爾特。

福爾特 以後再不會發生了，先生。

柯克遜 這樣利用這個地方是不正當的。

福爾特 是的，先生。

柯克遜 你要明白——那一位是有些不幸的事情；並且帶了她的孩子們來，所以我纔通

融——（他開了抽屜，拿出一本小冊子）看看這個『清白家庭』。這本書很有道理。

福爾特 (現出奇怪的表情接受牠) 謝謝你, 先生。

柯克遜 在華爾忒先生回來以前, 福爾特, 我要問你, 你做完了台維斯離開以前所編的那個總目嗎?

福爾特 明天我就要做完牠, 先生——一定做完牠。

柯克遜 台維斯去了已經有一個星期。這是不行的, 福爾特。因為私事, 你荒廢了你的工作。我不願提到這兒來看你的那位, 但是——

福爾特 (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去) 謝謝你, 先生。

(柯克遜注視着福爾特出去的門; 於是搖搖頭, 正想開始寫字, 華爾忒霍從外公事房進來了。他是一個三十五歲儀容整潔的人, 有和悅而幾乎近於謙遜的聲音。)

華爾忒 早安, 柯克遜。

柯克遜 早安, 華爾忒先生。

華爾忒 我的父親在這兒嗎?

柯克遜（對於一個青年常常有期望他更能够出力的神氣）十一點鐘以後，詹姆士先生就在這兒了。

華爾忒 我到市政廳去看圖畫的。

柯克遜（好像正得到所期望的回答似地看着他）你去的嗎？——是的。蒲爾忒的這個

租約——要我送去商量嗎？

華爾忒 我的父親說些什麼？

柯克遜 我沒有去麻煩他。

華爾忒 好吧，我們也不能够太小心。

柯克遜 這是怎樣小的事——很不值得出商量費。我以為你要自己辦理的。

華爾忒 請你送去罷。我不願擔這種責任。

柯克遜（有不可描寫的憐憫的神氣）聽你的便吧。這個「鄰地通行權」的案子——

我們已經在契約上找着根據了。

華爾忒 我知道；但是很明顯地，本意是要把那小塊共用地除外。

柯克遜 我們不必顧慮到那點。我們是在對的一方面的。

華爾忒 我不喜歡這樣說。

柯克遜 （一副放肆的笑容）我們決定不願意和法律作對。你的父親決不願這樣來消

費他的時光。

（正在說話的時候，詹姆士從律師公事房裏走進來了。他是一個短小的人，白的短鬚，很多灰白的頭髮，機敏的眼睛，戴了金的夾鼻眼鏡。）

詹姆士 早安，華爾忒。

華爾忒 你好啊，父親。

柯克遜 （目光從鼻子那兒看着他手裏的紙張，好像不贊成牠們的大小。）我要拿蒲爾

忒的租約給福爾特，叫他擬一個手續上的程序。

（他到福爾特的辦事室去。）

華爾忒 關於那「鄰地通行權」的案子怎樣辦？

詹姆士 唉，好罷，我們一定得進行的。我記得昨天你告訴我，公司裏還剩四百多鎊。

華爾忒 正是啊。

詹姆士 （拿帳簿給他的兒子）三——五——一，近來並沒有開支票。拿支票簿給我。

（華爾忒走到櫥前，開了一個抽屜，拿出一本支票簿。）

詹姆士 對好存根裏的鎊數。五，五十四，七，五，二十八，二十九，十一，五十二，七十一，對嗎？

華爾忒 （點頭）真不懂了。明明白白有四百多鎊。

詹姆士 拿支票簿給我（他接了支票簿，細看存根。）這九十鎊是怎麼的？

華爾忒 誰提這筆款項的？

詹姆士 你啊。

華爾忒 （拿了支票簿）七月七日這是我去看屈倫敦的房產的日子——上星期五，我

是星期二回來的，你該記得。但是你知道，父親，我只支了九鎊。給了施買壽五鎊五先令，還



有我的零用。只差兩先令半就剛够了。

詹姆士（嚴重地）讓我們來看那張九十鎊的支票。（他在帳簿夾裏的一束紙內找出那張支票。）好像是對的。並沒有九鎊的。看來不妥。誰去提取那九十鎊的。

華爾忒（疑難而煩惱的）我來想想看我正做成了雷苔太太的遺囑——時間很急促；對了——我交給柯克遜的。

詹姆士 看那個十字；是你寫的吗？

華爾忒（思索之後）我的一直有些彎曲；這是不彎曲的。

詹姆士（柯克遜從福爾特的事務室裏走進來）我們一定得問他。來啊，柯克遜，稍許用些記憶力。你記得上星期五華爾忒先生取一張支票嗎？——那是他到屈倫敦去的日子？

柯克遜 是——的。九鎊。

詹姆士 看看這個（把支票給他。）

柯克遜 不對是九鎊，我的午餐剛來，當然我喜歡熱的我拿支票交給台維斯，叫他到銀行

裏去。他拿回來的都是紙幣——你該記得，華爾忒先生，你還要些零錢付車資。（帶些傲慢的哀憐）讓我來查。你拿了另一張支票了。他從華爾忒手裏取了支票簿和帳簿。

華爾忒 恐怕沒有吧。

柯克遜 （親自看了以後）這奇怪了。

詹姆士 你給台維斯的，台維斯在星期一動身到澳大利亞去了。看來不對，柯克遜。

柯克遜 （疑難而惱亂地）這是重罪啊！不會的，不會的！總有些錯誤。

詹姆士 我希望你是對的。

柯克遜 我在這兒的二十九年裏，從來沒有出過這種的事情。

詹姆士 （看看支票和存根）做得很巧妙；這是叮囑你不要在數字後留空白的警告，華

爾忒。

華爾忒 （惱了）是的，我知道——那天下午我是怎樣的愚笨。

柯克遜（驟然地）這把我弄得心煩意亂了。

詹姆士 存根也是改過的——顯然是故意的欺騙。台維斯乘的什麼船？

華爾忒 仰光市號。

詹姆士 我們該拍電報，在那不勒斯把他捉住，他一定還沒有到那兒。

柯克遜 可憐的他的年青妻子。我卻很喜歡他。天呀；天呀！在這公事房裏出了這個亂子！

華爾忒 我該到銀行裏去問那付款的人嗎？

詹姆士（兇猛地）叫他到這兒來。通知警察局。

華爾忒 真的嗎？

（他經過外公事房出去了。詹姆士走來走去。他停着望望柯克遜，柯克遜憂悶地用手摩  
擦着褲子的膝部。）

詹姆士 喂，柯克遜！品格是有些道理的，是嗎？

柯克遜（從眼睛上面看着他）我不大懂，先生。

詹姆士 不知道你的人，聽了你的話，好像不——不會很相信。

柯克遜 是——是的。（他笑着。於是驟然現出嚴重的神氣。）我很可憐他。我覺得他好像是我自己的兒子一般，詹姆士先生。

詹姆士 糟糕的事情！

柯克遜 這真使人心緒不寧。向來是很平安的，一旦有一樁像這樣的事情發生。今天我決不會好好地吃中飯了。

詹姆士 這樣糟嗎，柯克遜？

柯克遜 這老是使人思索。（確信地。）他一定有什麼引誘。

詹姆士 不要這樣嘴快。我們還沒有證明他有罪呢。

柯克遜 我情願去掉一月的薪金，卻不願這樁事情發生。（他懷恨不置。）

詹姆士 我希望那個人快些來。

柯克遜 （爲銀行的出納員說好話。）還不到五十碼，詹姆士先生。一刻他就來了。

詹姆士 想到這公事房裏會發生不誠實的事情——就使我懊喪，柯克遜。

（他走向律師公事房的門。）

施惠爾 （靜靜地走進來，低聲問柯克遜）她又出現了，先生——她忘了向福爾特說一句話。

柯克遜 （從他的深思中驚醒）嚶？不可能的，叫她去！

詹姆士 那是什麼？

柯克遜 沒有什麼，詹姆士先生。一樁私事。喂，我自己來招呼。（他到外公事房去，同時詹姆

士走進律師公事房。）真的，你不能够——現在我們不能讓任何人進來。

蘿絲 一分鐘都不能夠嗎，先生？

柯克遜 真的不能夠，真的不能的！不能夠再讓這種事情發生了。假使你要看他，在外面等着；不久他就要出去吃中飯了。

蘿絲 好的，先生。

（羅絲離開外公事房的時候，華爾忒同了銀行的出納員正走進來。）

柯克遜（向銀行出納員，他像一個懶惰的古時騎兵。）早安。（向華爾忒）你的父親在那兒。

（華爾忒走向律師公事房去。）

柯克遜 這是一樁小小的糟糕而不開心的事情，古來先生。要麻煩你，真是非常抱歉。

古來 那張支票，我記得很清楚。（好像牠是有生機的。）看來是毫無毛病。

柯克遜 請坐下來。我不是一個感覺敏銳的人，不過這兒有這種事情發生——卻是好好的。我喜歡大家是開誠布公而合作的。

古來 對極。

柯克遜（一面勉強和他答訕，一面看着律師公事房。）當然他的年紀很輕。從前我就告訴他過了——不要在數字後面留空白，但是他竟還留下。

古來 我還記得那提款人的臉——那是很年青。

柯克遜 老實說一句，恐怕我們不能叫他來會見你了。

（詹姆士和華爾忒從律師公事房走出來。）

詹姆士 早安，古來先生。你已經看見我和我的兒子了，你看見過柯克遜了，你也看見我的  
小當差施惠爾了。一定不是我們中間的一個。

（銀行出納員現着笑容，搖搖頭。）

詹姆士 請你坐在那兒。柯克遜，你和古來先生談話，願意嗎？（他走向福爾特的事務室。）

柯克遜 詹姆士先生，我要和你說一句話。

詹姆士 什麼？

柯克遜 你決不願驚動那兒的少年吧？他是很膽怯的。

詹姆士 不必說起這是爲了你的名譽，柯克遜，就是爲了福爾特的，也得徹底弄清楚。

柯克遜 （帶些威儀）這到不必顧慮，先生。今天早晨他已經有了一次麻煩；我不願他再

受到驚嚇。

詹姆士 這祇是形式而已；不過我也顧不到這些——這樁事情太嚴重了。你且和古來先生談談。（他開了福爾特事務室的門。）

詹姆士 把蒲爾忒租約的文件拿來，福爾特。

柯克遜 （驟然高聲說話）你養狗嗎？

（銀行出納員注視着那扇門，並不回答。）

柯克遜 你沒有一隻小巴兒狗可以給送我吧？

（他見到銀行出納員變了面色，就回轉頭來，看見福爾特立在門口。福爾特的目光釘着古來，好像兔子看見了蛇一般。）

福爾特 （拿着文件向前）在這兒，先生。

詹姆士 （接了文件）謝謝。

福爾特 還有事情嗎，先生？

詹姆士 沒有了。



（福爾特轉過身來，回到事務室去。當他關上了門，詹姆士詢問地看了銀行的出納員一下，銀行的出納員點點頭。）

詹姆士 一定嗎？他卻不是我們所疑心的。

古 來 一定是的，他也認識我。想來他不會逃出那間戶子吧？

柯克遜 （抑鬱地）只有一扇窗——下面有一層房子和地室。

（福爾特事務室的門輕輕開了，福爾特手裏拿了帽子，向着外公事房的門走去。）

詹姆士 （鎮靜地）你到那兒去，福爾特？

福爾特 去吃中飯，先生。

詹姆士 請你等幾分鐘。我要和你說關於這個租約的事情。

福爾特 是，先生。（他回到他的事務室去。）

古 來 假使需要的話，我可以立誓證明那少年是提取那張支票的人。那天早晨，在我吃中飯之前，那是我最後經手的一張支票。這些是他所提取的紙幣的號碼。（他把一張紙

放在櫃上；於是擦擦他的帽子。）再會吧！

詹姆士 再會，古來先生。

古 來 （向柯克遜）再會。

柯克遜 （有些恍惚）再會。

（銀行的出納員經外公事房而去。柯克遜坐在他的椅子上，好像這是他感情的境界裏唯一所剩餘的地方。）

華爾忒 你將怎麼辦呢？

詹姆士 叫他進來。把支票和存根給我。

柯克遜 我真不明白。我以爲是台維斯——

詹姆士 我們快要知道了。

華爾忒 少許等一等，父親，你已經想周到了嗎？

詹姆士 叫他進來！

柯克遜（疑難地立起來，開了事務室的門，粗聲地）請到這兒來。

（福爾特走進來）

福爾特（穩靜地）什麼，先生？

詹姆士（驟然回轉來把支票拿給他看）。你知道這張支票麼，福爾特？

福爾特 不知道，先生。

詹姆士 你看看，上星期五你拿到銀行裏去提款的。

福爾特 嘎！是的，先生；那張——台維斯給我的。

詹姆士 我知道。你把取回來的紙幣交給台維斯的嗎？

福爾特 是的，先生。

詹姆士 當台維斯把支票交給你的時候，是和這張一樣的麼？

福爾特 是的，先生。

詹姆士 你知道華爾忒先生所要支取的是九鎊麼？

福爾特 不對的先生——九十鎊。

詹姆士 九鎊，福爾特。

福爾特 (沮喪地) 我不明白，先生。

詹姆士 當然這就是說，這張支票已經改過了；問題祇是你還是台維斯改的。

福爾特 我——我——

柯克遜 不要急，不要急。

福爾特 (回復了他穩靜的態度) 不是我改的，先生。

詹姆士 一點鐘的時候，華爾忒先生把這張支票交給柯克遜，我們知道，因為柯克遜先生的中飯剛到。

柯克遜 我不能不吃。

詹姆士 正是，因此他就把這張支票交給台維斯，你是在一點一刻提取的。我們還知道這是銀行出納員在他吃中飯以前最後經手的一張。

福爾特 是的，先生，台維斯把牠交給我，因為有幾個朋友送行，請他吃中飯。

詹姆士 （疑難了）那末你歸罪於台維斯嗎？

福爾特 我不知道，先生——這是很奇怪的。

（華爾忒走近他的父親，低聲地向他父親說話。）

詹姆士 那星期六之後，台維斯就沒有到這兒來過了，是嗎？

柯克遜 （極力想替那少年幫忙，又看見一線光明，認定他們復能够快樂地在一塊兒做事了。）沒有再來過，星期一他就動身了。

詹姆士 對的嗎，福爾特？

福爾特 （聲音極低地）對的，先生。

詹姆士 很好，那末在星期二或星期二以後，這張存根上纔加上一個十字，你怎樣解釋呢？

柯克遜 （驚奇地）怎樣？

（福爾特猝不及防；他努力使自己鎮靜，但已慌張失措了。）

詹姆士（極兇狠地）水落石出了，柯克遜。直到星期二早晨華爾忒先生從屈倫敦回來

的時候，支票簿是在他袋裏的。這樣看來，福爾特，你還否認塗改支票和牠的存根嗎？

福爾特 不否認，先生——不否認，霍先生。是我幹的，先生，是我幹的。

柯克遜（被情感所屈服）天呀，天呀！怎樣幹這種事情！

福爾特 我很需要金錢，先生。我不知道我做些什麼。

柯克遜 怎麼這種事情會到你的腦袋裏去。

福爾特（搜索字句）我不能回想，先生，真的不能！只是片刻的瘋狂。

詹姆士 很長的片刻，福爾特。（敲敲存根簿）至少有四天。

福爾特 我可以發咒，到了事後，我纔知道做些什麼；可是過後我又沒有那勇氣。噫，先生，寬

有一次吧！我一定把全數歸還——我立誓歸還。

詹姆士 到你的事務室裏去。

（福爾特懇求地很快的看了一下，走進他的事務室。靜寂片刻。）

詹姆士 可說是頂壞的事情了。

柯克遜 這樣的犯法——在這兒！

華爾忒 怎麼辦呢？

詹姆士 沒有別的方法。控告。

華爾忒 這是他的第一次犯過啊。

詹姆士 (搖頭) 我很懷疑。這是一件太巧妙的欺詐。

柯克遜 我以為他一定是被引誘了纔做的。

詹姆士 生活祇是一重一重的引誘，柯克遜。

柯克遜 是的，我只是說人們的弱點，詹姆士先生。今天早晨有一個女人來看他。

華爾忒 就是剛纔我們進來時候遇着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嗎？

柯克遜 不是，沒有親戚的關係。(抑制住自己在快樂的時候所要做的眼風。)然而是一

個已經嫁過的女人。

華爾忒 你怎樣會知道？

柯克遜 帶了她的孩子們來的。（誹謗地）他們還在門外。

詹姆士 真是個壞蛋。

華爾忒 我願意再給他一個機會。

詹姆士 我不能原諒他那種偷偷摸摸地幹的事情——以爲假使發現了，我們一定會疑心台維斯的支票簿能够在你的袋裏，只是一樁偶然的事情罷了。

華爾忒 這一定是片刻間的引誘。他沒有充分的時間的。

詹姆士 假使一個人有乾淨的心和習慣，決不會在片刻之間就喪失掉。他是壞蛋；是一個看見錢就不能不動手的人。

華爾忒 （淡漠地）以前我們又沒有注意到這點。

詹姆士 （不理他的話）我的一生裏，這種人已經看見許多了。除了不再使他們作惡之外，並沒有別的方法。他們有欺瞞的心念的。



華爾忒 這是要受到重刑的。

柯克遜 那些是醜惡的地方——監獄。

詹姆士 (遲疑地) 我不知道怎樣能夠愛憐他。仍舊留他在事務所裏；這是辦不到的了——這兒誠實是必要的條件。

柯克遜 (迷茫了) 當然是的。

詹姆士 要把他送到那些不知道他的品性的地方去工作，同樣地也不可能了。一個人必得爲社會着想。

華爾忒 但是因此就這樣折磨他？

詹姆士 假使這是一樁直爽地幹的事情，我倒願意再給他一個機會。但是再也不是這樣的。他有放蕩的習慣。

柯克遜 我並沒有說這句話——情有可愿的情形。

詹姆士 一樣的。用了最殘酷的方法，欺騙他的主人，並且想把罪名加在一個清白的人的

身上。假使這還不該依法律來處理，我真不知道什麼事情纔該了。

華爾忒 但是，爲了他的將來。

詹姆士 （譏諷地）照你說來，沒有人會被告發了。

華爾忒 （發怒了）我想到這種事情就恨。

柯克遜 我們一定要有預防的方法。

詹姆士 這樣變成空談了。（他走向律師的公事房。）

華爾忒 試把你自己處在他的地位，父親。

詹姆士 你的要求太過分了。

華爾忒 我們很難知道他到底受到怎樣大的壓迫。

詹姆士 假使他是一個要做這種的事情的人，無論是否有壓迫，他還是要做的；假使他不

是，怎樣也不會做；我的孩子，你可以相信這句話。

華爾忒 他再也不會再幹了。

柯克遜 (空幻地) 可否讓我和他細談一次。我們決不願對待他太嚴酷的。

詹姆士 罷了，柯克遜。我已經下了決心。(他走進律師公事房。)

柯克遜 (片刻遲疑之後) 我們得原諒你的父親。假使他以為是對的，我不願反對他。

華爾忒 該死，柯克遜！你幹麼不幫助我呢？你知道你覺得——

柯克遜 (顯出他的威嚴) 我真不能夠說定我到底覺得怎樣。

華爾忒 我們將來要懊悔的。

柯克遜 他一定知道他幹些什麼。

華爾忒 (忿恨地) 「憐憫之心是不會誤用的」。

柯克遜 (慰藉地看他) 好了，好了，華爾忒先生。對於這事，我們得看看風色。

施惠爾 (拿了盤子進來) 你的中飯，先生。

柯克遜 攔下來！

(施惠爾把盤子放在柯克遜的檯上的時候，偵探韋士忒走進外公事房，看見那兒沒有

人，走向裏面的房門。他是方肩的身材適中的人，剃光了臉，穿着一身耐穿的藍嗶嘰衣服，  
堅韌的鞋。）

章士忒（向華爾忒）警察所來的，先生，偵探副長章士忒。

華爾忒（遲疑地）很好！我去告訴父親。他走進律師的公事房。（詹姆士入。）

詹姆士 早安！（回答柯克遜懇求的神氣。）我也覺得很不安；假使我覺得可能的話，我立刻就會中止進行。開那扇門。（驚奇的施惠爾開了門。）進來，福爾特先生。

（當福爾特畏縮地走出來，偵探服從詹姆士的指示，把手伸出來，握住他的手臂。）

福爾特（退縮）噯！不要——噯！不要！

章爾忒 來罷，來罷，做一個好孩子。

詹姆士 我根據欺詐罪控告他。

福爾特 噯，先生！另外有一個人——我爲她而幹的。等到明天再監禁我罷。

（詹姆士用手指揮着。看見這種嚴酷的表示，福爾特變得很強硬。於是，回轉來，很安靜地

聽任偵探的支配。詹姆士隨着，身體聳直着，施惠爾張開了嘴衝到門口，經過外公事房追到走廊上。當他們都看不見了。柯克遜轉身跳了起來，衝到外公事房。

柯克遜（粗聲地）喂！我們做些什麼？

（靜寂片刻。他拿出手帕，揩去臉上的汗。茫然地回到他的檯子，坐下，空望着他的中飯。）

幕下

## 第二幕

一個多霧的十月的下午，地址是法庭——裏面聚滿了律師，記者，傳達員，和陪審員。福爾特坐在大而結實的犯人席裏，兩邊是守衛卒，用來看守他的，但是看來他們都不覺得，也不關心，他的在場。福爾特正面向法官坐着；法官高坐在法庭裏一切喧囂之上，也是一副對於各事各物都不關心和不得的樣子。皇家律師哈羅克利浮是一個嚴刻黃臉的人，年歲在中年以上了，帶了他的臉色相像的假髮。辯護律師海克忒佛羅姆是一個年青的高個子，臉剃得很光，帶了很白的假髮。在旁聽席裏面，已經作證過的，有詹姆士和華爾忒黨，以及銀行的出納員古來。偵探韋斯忒正在離開證人席。

克利浮 這樁案件裏皇家方面的證據，就是這樣，大人。（他整理法衣，然後坐下。）

佛羅姆 （立起來，向法官鞠躬）求大人和陪審員們注意。關於犯人更改支票的事實，我並不想辯駁，但是我要把關於他心境方面的證據，呈交各位考慮，這樣各位就會覺得把

他那時的舉動，來決定他的罪過是決不合理的。老實說，我可以證明，他做這樁事情，是在昏迷的時候，可算是一時的瘋狂，這是由於他所遭遇的猛烈的困苦而發生的。諸位，犯人祇有二十三歲。我將要請一位女人來作證，從她的敘述裏，各位可以知道迫他做這樁事情以前的事情。從她自己所說的話裏，各位可以聽到她平生的悲慘的境遇，以及她感動了犯人而發生的更悲慘的迷戀，諸位，這位女人和專門虐待她的丈夫在一塊兒，過着悽慘的生活，真正經歷了她生命中無上的恐怖。當然我不是說，一個青年人愛了一個已經結婚的女人是正當的，可取的，或者從她的兇惡的丈夫手裏救她出來，是他的責職。我決不說這類的話。但是我們都知道熱情的力量；諸位，當你們聽她作證時所說的話，我要求你們記着，她嫁了一個喝酒行兇的丈夫，而沒有力量離開他；因為你們都知道，除了行兇之外，還需要另一個罪過，纔能使一個女人得到離婚；而關於這個罪過，她的丈夫看來並不違犯。

法官 這是有關係的嗎，佛羅姆先生？

佛羅姆 大人，請鑒核——我即刻就能夠使大人知道，這是有關係的。

法官 很好。

佛羅姆 在這些情境裏，她還有什麼別的法？她祇能和這個醉漢居住下去，忍受生的恐怖；或者向法庭請求分居。諸位，對於這些事件我個人所有的經驗，以為要避免這種男人的兇惡，分居卻是一個很不適當的保障；即使是有效的，她不是流落在貧民養育所裏，就要在街頭賣笑——因為她現在很了解，一個無技能的女子，要養活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們，是很不容易的，除非仰給於公家的救濟，或者——直爽地說——出賣她的身體。

法官 你未免說得太遠了，佛羅姆先生。

佛羅姆 我立刻就要直截痛快地說了，大人。

法官 我們希望如此。

佛羅姆 諸位，請注意——上面是想說明這點——現在這個女人要告訴你們，犯人也證實她所說的，她遭遇了這樣的境況，知道他對於她的情感，她把所有的希望都交給他



了她認爲和他到一個新的國家去，能够脫離她的困苦，那兒誰都不知道他們。可以像夫婦地同居着。這是一個無可如何的辦法，無疑的，我的朋友克利淨先生要說是不道德的；但是在實際上，他們的心時時刻刻向着這一點。一個錯誤並不能寬恕另一個，那些從來不會親自經歷到這種情形的人，可以擁護這類的立論——關於這點，我不願說什麼。至於犯人這段的故事，無論諸位怎樣看法——對於這兩個青年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不顧法律而自行處理，無論諸位的意見是怎樣——事實是這個在困苦情形裏的年青女人，和鍾情於她的比孩子少許大些的這個青年，他的確想到過——假使諸位要這樣說——這個可以非難的共同出走的計劃。因爲這個原因，他們當然需要金錢，而——他們卻一文都沒有。至於發生更改支票事情的七月七日早晨的真正經過，就是我賴以證明被告不當負責的——我將借證人的口供，來說明一切。羅伯柯克遜（他回轉身來，四面看看，拿起一張紙，等着。）

（柯克遜召進法庭，走到證人席，把他的帽子拿在身前。經過宣誓的手續。）

佛羅姆 你的名字是什麼？

柯克遜 羅伯柯克遜。

佛羅姆 你是僱用這個犯人的律師事務所裏的會計麼？

柯克遜 是——的。

佛羅姆 犯人在那兒僱用得多久了？

柯克遜 兩年。不對的，這兒我錯了——還有十七天纔到兩足年。

佛羅姆 那些時光，他都在你的督察之下嗎？

柯克遜 除了星期和假期。

佛羅姆 很對的。請你把這兩年裏你所知道的他的大概品性說給我們聽。

柯克遜 (忠實地向着陪審員，對於這句問話，好像有些驚奇的樣子) 他是一個很好的  
言語和悅的青年。我對於他找不到什麼過失——正是相反的。他幹出了那樣的事情，真  
使我十分驚奇。

佛羅姆 曾經有什麼原因，使你疑心他的誠實可靠嗎？

柯克遜 沒有！我們事務所裏要有不誠實的事情，這是辦不到的。

佛羅姆 我敢說陪審員都很了解這點的，柯克遜先生。

柯克遜 商界上的人都知道誠實是緊要的條件。

佛羅姆 你是否以為他品性的各方面都是好的？

柯克遜 （轉向法官）當然。直到那樁事情發生，我們在一起都是很快樂而和悅的。那樁

事情使我很心焦。

佛羅姆 現在說到七月七日的早晨，那就是更改支票那天的早晨，你說他的舉止是怎樣的啊？

柯克遜 （向陪審員）假使你問我，我以為當他幹這事的時候，是不很鎮定的。

法官 （嚴厲地）你在暗示他是癡狂的嗎？

柯克遜 不很鎮定的。

法官 請稍許正確些。

佛羅姆 (和氣地) 請你告訴我們，柯克遜先生。

柯克遜 (有些忿怒) 好吧，依我的意見(看着法官)——他就是這樣——那時他有

些不安定。陪審員會了解我的意思的。

佛羅姆 你能够告訴我們你怎樣會有這個意見的嗎？

柯克遜 好的，我很願意。我從飯館裏叫進我的中飯，一塊肉和一個白薯——節省些時間，

那天正碰到華爾忒先生交給我一張支票。是呀，我喜歡吃熱的飯菜；所以我到事務員辦公室裏，把支票交給另外一個書記，叫台維斯的，並且叫他去支款。我留心到福爾特在那

兒走上走下，我對他說：「這兒不是動物院，福爾特」。

佛羅姆 你記得他的回答嗎？

柯克遜 記得的：「我真祈望這兒是動物院！聽來很古怪。

佛羅姆 你還注意到別的奇特的地方嗎？

柯克遜 注意到的。

佛羅姆 那是什麼？

柯克遜 他沒有扣上他的領。我喜歡一個青年是整潔的。我對他說：「你的領沒有扣上。」

佛羅姆 他回答些什麼？

柯克遜 向我凝視着。這是不很雅觀的。

法官 凝視着你？這不是很普通的嗎？

柯克遜 是——的，但是他那眼睛裏的神氣。我不能形容——是很古怪的。

佛羅姆 以前你曾經看見他眼睛裏有過這種神氣嗎？

柯克遜 沒有。假使我看見過，我一定要和兩位律師說了。我們的業務裏，不能夠有任何神

情失常的人。

法官 那次你和他們說起嗎？

柯克遜 (忠懇地) 沒有準確的證據，我是不願麻煩他們的。

佛羅姆 但是那在你的心上，卻留了很清晰的印象。

柯克遜 是——的。書記台維斯也會同樣地告訴你。

佛羅姆 對的。我們不能夠有他在這兒，真是很不幸的。現在你可以告訴我們那天發現捏

造的早晨的事情嗎？那應當是十八日。那天早晨有什麼事情發生嗎？

柯克遜 （把手放在耳朵後面）我的聽覺有些不便。

佛羅姆 我說那天早晨——在發現捏造之前——有什麼事情使你注意嗎？

柯克遜 有——的，一個女人。

法官 這怎麼會和本案有關係呢，佛羅姆先生。

佛羅姆 我在設法證明犯人幹這樁事情的心境，大人。

法官 我很能了解這點。但是現在所說的是他幹了那事情以後很久了啊。

佛羅姆 是的，大人，那可以補充我的立論。

法官 好吧！

佛羅姆 你說一個女人，你的意思是說她到公事房來嗎？

柯克遜 是——的。

佛羅姆 爲什麼來的？

柯克遜 要見福爾特；那時他卻不在。

佛羅姆 你會見她的嗎？

柯克遜 我會見她的。

佛羅姆 她是一個人來的嗎？

柯克遜 （忠實地）啊，這使我爲難了。我得要告訴你那學徒告訴我的話。

佛羅姆 對的，柯克遜先生，對的——

柯克遜（帶了「你太年青——讓我來辦」的神氣插嘴道）但是我想我們有法對付的。

她在回答第三者的問話的時候，向我說道：「先生，他們是我的」。

法官 什麼是她的？

柯克遜 她的孩子。那時他們在外面。

法官 你怎樣知道？

柯克遜 大人不可以這樣問我，否則我祇能把別人告訴我的話對你說了。  
——這是不行的。

法官 (笑着) 學徒說的。

柯克遜 正是。

佛羅姆 柯克遜先生，我所要問你的是這點。在這個女人要求你見福爾特的時候，你記得她說些什麼，使你特別難忘記的嗎？

柯克遜 (看着他，好像在鼓勵他完成這個句子) 請多說幾個字，先生。

佛羅姆 或者是沒有什麼？

柯克遜 有的。我不喜歡你引着我說所要回答的話。

佛羅姆 (現出含怒的微笑) 你可以告訴陪審員那是什麼嗎？



柯克遜 「這是有關生死的事情。」

首席陪審員 你的意思是否這是那女人說的？

柯克遜 （點頭）這種言語，你是不願意有人對你說的。

佛羅姆 （有些不耐煩）福爾特來的時候，她還在那兒嗎？（柯克遜點頭。）她見到他，於

是就去了？

柯克遜 哈！我不能答復你了。她在什麼時候離開，卻不知道。

佛羅姆 好吧，現在她還在那兒嗎？

柯克遜 （帶些放肆的笑容）不在！

佛羅姆 沒有什麼再要問你了，柯克遜先生，謝謝你。（他坐下。）

克利浮 （起立）你說在捏造那天的早晨，犯人是不很鎮定的。先生，你所說不鎮定的正

確意義是什麼？

柯克遜 （放肆地）我要你知道，你曾經看見過失了主人的狗麼？他的眼光，同時向各處

亂着。

克利浮 謝謝；我正要說到他眼睛裏的神氣。你說很「古怪的」。這幾個字的意義是什麼？奇怪呢，還是什麼。

柯克遜 是——的，古怪的。

克利浮 （嚴利地）是的，先生，但是對於你是古怪的，對於我，或者對於陪審員，卻可以不。是這樣的那神氣是驚懼嗎，畏避嗎，兇狠嗎，還是什麼？

柯克遜 你使我很爲難了。我告訴了你一個，你還要叫我給你另一個。

克利浮 （拍着他前面的桌子）古怪的意義是瘋狂嗎？

柯克遜 不是瘋狂，是古——

克利浮 很好！你說他的領沒有扣上那是熱天嗎？

柯克遜 是——的；我想起來是的。

克利浮 你告訴了他以後，他扣起了嗎？

柯克遜 是——的，我想起來他扣好的。

克利浮 你說這可以作為瘋狂的表示嗎？

（他坐下。柯克遜張開了口，正預備回答，克利浮坐下後他仍張着嘴凝視着。）

佛羅姆 （急切地立起來）你曾經看見他這樣地沒有禮貌過嗎？

柯克遜 沒有過！他是很整潔和靜默的。

佛羅姆 那就可以了，謝謝你。

（柯克遜慫慫地看着法官，好像責難這班辯護的律師們，不給法官一個問話的機會；直到他認為沒有人再會問他了，他纔轉過身來，走下證人席，在詹姆士和華爾忒之旁坐下。）

佛羅姆 羅絲洪納惠爾

（羅絲走進法庭，態度很泰然地立在證人席上。她宣了誓。）

佛羅姆 請問你的名字？

羅絲 羅絲洪納惠爾。

佛羅姆 多少歲數了？

羅絲 二十六。

佛羅姆 你是一個已經結婚的女子，和丈夫住在一起嗎？請高聲些。

羅絲 從七月以後，先生就不和他住在一起。

佛羅姆 你有子女嗎？

羅絲 有的，先生，兩個。

佛羅姆 他們和你住在一起嗎？

羅絲 是的，先生。

佛羅姆 你認識這個犯人嗎？

羅絲 （看他）認識的。

佛羅姆 你和他的關係是怎樣？

羅絲 我們是朋友。

法官 朋友？

羅絲 (簡單地) 愛人，大人。

法官 (嚴厲地) 這是什麼意義？

羅絲 我們互相愛着。

法官 是的，但是——

羅絲 (搖搖頭) 不是的，大人——還沒有。

法官 還沒有！(目光從羅絲移到福爾特) 好吧！

佛羅姆 你丈夫的職業是什麼？

羅絲 招徠生意的。

佛羅姆 你們結婚的生活是怎樣的？

羅絲 (搖搖頭) 我不願提起那點。

佛羅姆 待你不好嗎，還是什麼？

蘿絲 從第一個孩子生了以後，他就待我不好。

佛羅姆 那一方面他待你不好？

蘿絲 我不願說種種方面。

法官 我恐怕不得不停止這種問答了，你該知道的。

蘿絲 （指着福爾特）他提議把我救出火坑，大人。我們預備到南美洲去。

佛羅姆 是的，對的——什麼事情阻止你們不去呢？

蘿絲 當他捉去的時候，我在他的公事房外面。那幾乎使我心碎。

佛羅姆 那時你知道他是被捕了？

蘿絲 是的，先生。事後我到事務所去，（指着柯克遜）那位先生把詳情告訴我。

佛羅姆 你記得星期五，七月七日的早晨嗎？

蘿絲 記得的？

佛羅姆 爲什麼記得？

蘿絲 那天早晨，我的丈夫幾乎勒死我。

法官 幾乎勒死你！

蘿絲 （低下頭）是的，大人！

佛羅姆 用他的手，或者是——？

蘿絲 是的，我掙扎後纔得離開了他。一直就跑到我的朋友那兒去。這是在八點鐘光景。

法官 早上的八點鐘？那時你的丈夫沒有喝醉吧？

蘿絲 常常並不是因爲那個原因。

佛羅姆 那時你的情形怎樣？

蘿絲 很不好，先生。我的衣服撕破了，並且我幾乎悶死。

佛羅姆 你所遭遇的事情告訴你的朋友嗎？

蘿絲 告訴的。我真希望我沒有告訴他。

佛羅姆 這使他煩惱嗎？

羅絲 非常利害。

佛羅姆 他曾經對你說起一張支票嗎？

羅絲 從來沒有。

佛羅姆 他曾經把錢給你嗎？

羅絲 有過的。

佛羅姆 那一天？

羅絲 星期六。

佛羅姆 八日？

羅絲 給我買我的和孩子們的衣服，預備動身。

佛羅姆 那你是否覺得奇怪呢？

羅絲 什麼，先生？



佛羅姆 就是有錢給你。

蘿絲 我奇怪的，因為當我的丈夫幾乎勒死我的那天早晨，他哭了，說是由於他沒有錢使  
我能够跑開。後來他告訴我，他得到了意外之財。

佛羅姆 最後一次的看見他是在幾時？

蘿絲 在他被捉去的那天，先生。就是我們預備動身的那天。

佛羅姆 噫，是的，捉去那天的早晨，在星期五和那早晨之間，你曾經看見他過嗎？（蘿絲點頭。）那時他的舉止是怎樣？

蘿絲 啞子似的——有時他似乎連一個字都不能够說出來。

佛羅姆 看來好像他遇到了非常的事情嗎？

蘿絲 是的。

佛羅姆 痛苦的，愉快的，還是什麼？

蘿絲 好像惡運統統着他。

佛羅姆 (遲疑的) 告訴我, 你很愛被告嗎?

蘿絲 (低頭) 是的。

佛羅姆 他對於你也有很熱烈的愛慕嗎?

蘿絲 (看着福爾特) 是的, 先生。

佛羅姆 現在, 太太, 你是否以為你的危險和不快活, 足以很利害地影響到他的性情和他的自制力?

蘿絲 會的。

佛羅姆 甚至於他的理智?

蘿絲 片刻間, 我以為是可能的。

佛羅姆 星期五的早晨, 他是很煩燥的, 還是很平靜的?

蘿絲 非常地煩燥。我不願使他離開我。

佛羅姆 你還愛他嗎?

羅絲（看着福爾特）他爲了我把自己都毀了。

佛羅姆 不再問了，謝謝你。

（他坐下來。羅絲無動於中地仍直立在證人席上。）

克利浮（用了親切的口音）當你在星期五早晨離開他的時候，你不會說他已經喪失了神志的吧？

羅絲 不會的，先生。

克利浮 謝謝你；我沒有什麼話再要問你了。

羅絲（稍稍曲身向陪審員）爲了他，我也願意做同樣的事情；我真是願意的。

法官 請不要這樣，請不要這樣！你說結婚的生活是不快樂的？雙方都有過失嗎？

羅絲 只是我不願屈服於他。我不知道，大人，對於像那樣的一個人，爲什麼應該屈服。

法官 你不願意服從他？

羅絲（避免這一句問話）我常常規勸他和氣一點。

法官 在你遇着這犯人之前——是嗎？

羅絲 不對的；之後也是如此。

法官 你知道，我問你這句，因為我看你對於這犯人的情愛，好像覺得很光榮的。

羅絲 （遲疑地）我——我是覺得這樣。現在這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東西了。

法官 （注視着她）好吧，請你下去。

（羅絲看看福爾特，於是靜靜地走下來，在證人之中坐下。）

佛羅姆 我要叫這犯人問話，大人。

（福爾特離開犯人席；走進證人席，如式宣誓。）

佛羅姆 你的名字是什麼？

福爾特 威廉福爾特。

佛羅姆 多少年歲了？

福爾特 二十三。

佛羅姆 你沒有結婚嗎？（福爾特搖搖頭。）

佛羅姆 你認識了上一個證人多久了？

福爾特 六個月。

佛羅姆 她所說的你和她的關係，是正確的嗎？

福爾特 是的。

佛羅姆 而你卻很忠心地愛戀着她？

福爾特 是的。

法官 雖然你知道她是一個已結婚的女子。

福爾特 我沒有法子，大人。

法官 沒有法子？

福爾特 好像我不能够不愛她。

（法官稍稍聳肩。）

佛羅姆 你怎樣會認識她的？

福爾特 從我的已嫁的姊姊。

佛羅姆 你知道她是否和她的丈夫快樂地同居着嗎？

福爾特 總是有吵鬧的。

佛羅姆 你知道她的丈夫嗎？

福爾特 祇是她所告訴的——他是畜生。

法官 對於一個不在庭的人，我不能允許有不分皂白的冒罵。

佛羅姆 (鞠躬) 請大人原諒。(對福爾特) 你承認更改這張支票嗎？(福爾特低頭。)

佛羅姆 請你回想到星期五(七月七日)的早晨，告訴陪審員所經過的事情。

福爾特 (轉向陪審員) 當她來的時候，我正在用早餐。她的衣服撕破了，氣喘得很，好像

不能呼吸；在她的頭上，都是他的指印；她的手臂在流血，眼眶裏也很可怕地充滿了血。這

情形真使我害怕，於是她告訴了我，我覺得——我覺得——不能夠忍受了！(驟然變得

很嚴肅)假使你看見了而有我對她的情感,你也要有同樣的感想,這我是敢說定的。

佛羅姆 是呀?

福爾特 當她離開了之後——因為我得到事務所去——我簡直昏了,我怕他再這樣幹,又思量着我能够做些什麼。我不能够工作——全早晨都是那樣的——竟不能聚精會神。我完全不會思索。好像一定得要走動着。當台維斯——另外的一個書記——把支票交給我——他說道:「威廉,你去跑一趟,對於你是有好處的。今天早晨你好像有些癡騷。」於是當我拿在手裏的時候——我不知道怎樣會想到的,但是我驟然發現,假使我加了一個「十」字,就可以有足够的金錢使她遠離了。這祇是一剎那的事——我再也沒有重新想一想。於是台維斯出去吃中飯,直到我把支票交給銀行裏的出納員之後,我真不記得我所幹的事情。我記得他說:「紙幣嗎?」那時大約我知道我所幹的事了。無論怎樣,在我離開銀行之後,我想把自己給公共汽車壓死;我想把這些錢丟掉;但是好像我不得不幹下去,我想無論如何,總可以救了她。當然,用以買票的,以及給她的少許,已經花費掉

了，其餘的全部，除了我必需而用去的以外，我都已奉還了。我一直想，無論怎樣，這事我已經幹了，而我也不能再有機會不這樣做了！

（福爾特不再說什麼，手在身前絞合着。）

佛羅姆 從你的事務所到銀行有多遠？

福爾特 不到五十碼，先生。

佛羅姆 從台維斯出去吃中飯，到你支款的時候，你說有多久？

福爾特 不會超過四分鐘，先生，因為我是跑去的。

佛羅姆 在這個四分鐘裏，你說你什麼事情都不記得？

福爾特 不記得，先生；只知道我跑的。

佛羅姆 就是加上「十」字也不記得嗎？

福爾特 對的，先生。我真的不記得。

（佛羅姆坐下去，克利浮站起來。）



克利浮 但是你記得跑的，是嗎？

福爾特 當我到銀行的時候，我氣急得不能呼吸了。

克利浮 你不記得更改支票嗎？

福爾特 （輕輕地）對的，先生。

克利浮 把我的朋友在這個案子上所加的怪誕的煙幕消除了，這不是很平常的捏造嗎？

回答我。

福爾特 那天早晨，我是半瘋狂的，先生。

克利浮 罷了，罷了，你不否認那個「十」字和其餘的筆跡很像，可以完全騙過那出納員？

福爾特 這祇是一樁巧事。

克利浮 （欣喜地）巧得很奇怪，是嗎？在那一天你更改存根的？

福爾特 （垂頭）星期三早晨。

克利浮 那也是一樁巧事嗎？

福爾特 (輕輕地) 不是的。

克利浮 我想你幹那樁事情，你得候機會？

福爾特 (幾乎輕不可聞) 對的。

克利浮 你不說你幹那樁事情的時候，也受制於很利害的興奮？

福爾特 我好像有魔鬼纏着。

克利浮 怕被人發現？

福爾特 (很低) 是的。

法官 你是否想到，你能做的事，祇有對你的主人懺悔，並且歸還金錢嗎？

福爾特 我沒有這膽量。

(靜默片刻)

克利浮 無疑的，你也想完成你和這個女人出走的計劃？

福爾特 當我發現我幹了像這樣的事情，一無代價，我覺得非常可怕，還不如立刻就跳河——

死去。

克利浮 你知道書記台維斯，就要離開英國——你是否想到你改了這張支票，可以使別人疑心到他的？

福爾特 那是頃刻之間所幹的。這點以後纔想到。

克利浮 這樣你還不招認你所幹的事情？

福爾特 (沈鬱地) 我打算在我離開之後寫信通知的——我預備償還全數的金錢。

法官 但是在同時，你那無辜的同事或者會被控告了。

福爾特 我知道他已經去得很遠了，大人。我以為有充分的時間。我不會想到他們這樣早就發現。

佛羅姆 我或者可以補述一下，大人，直到台維斯動身之後，支票存根還在華爾忒先生的袋裏，假使遲發現一天，福爾特自己也就離開了，這樣起頭就會疑心到他，而不是台維斯。  
法官 問題是這犯人是否知道會疑心到他自己，而不是台維斯。(嚴刻地對福爾特說)

你知道一直到台維斯動身之後，華爾忒霍先生保藏着支票存根嗎？

福爾特 我——我——以爲——他——

法官 說真話——知道或者不知道。

福爾特 （很低）不知道，大人。我沒有方法知道。

法官 這解決了你那點了，佛羅姆先生。

（佛羅姆向法官鞠躬。）

克利浮 這類變態的情形，你以前曾經遇到過嗎？

福爾特 （低微的）沒有，先生。

克利浮 那天下午，你已經充分地恢復了常態，可以回去工作了？

福爾特 是的，我得拿錢送回去。

克利浮 你說那九鎊。你的智慧還充分地敏銳，使你記得那事？而你還堅決地說你不記得

更改支票。（他坐下去。）

福爾特 假使我不是瘋狂，我決不會有這種勇氣。

佛羅姆 （立起來）你在回去之前，你是否吃過中飯？

福爾特 全天我沒有吃什麼東西；在晚上，也不能睡覺。

佛羅姆 至於在台維斯出去以後到你兌換支票之間的四分鐘，你是否說你什麼都不記

得？

福爾特 （一刻之後）我記得在想柯克遜先生的臉。

佛羅姆 柯克遜先生的臉！這和你所幹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嗎？

福爾特 沒有，先生。

佛羅姆 那是不是在事務所裏，在你跑出之前嗎？

福爾特 是的，並且在我跑的時候。

佛羅姆 一直到出納員說：「紙幣嗎？」

福爾特 是的，於是好像我醒過來了——那卻太遲了。

佛羅姆：謝謝你。被告方面的證據完結了，大人。

（法官點頭，福爾特回到犯人席。）

佛羅姆（整理他的略記）大人——諸位陪審員——在詰問的時候，對於爲了這案件而設立的辯護，我的朋友有譏誚的態度，假使那個證據，不足以使你們承認這犯人幹這樁事情是在一個事實上和用意上對於他的行爲都不能負責的那一剎間，那末我祇好承認，我沒有什麼話可以感動你們了；這一刻理智上的和道義上的空虛；由於劇烈的感情上的激動——這是他所忍受的——而發生，就等於暫時的瘋狂。我的朋友諷示着那「怪誕的煙幕」，說我設法把牠罩在這案件上。諸君，我再也沒有做這樣的事。我只是把「生活」的背景顯示給諸位看。——那不安定的生活，相信我的話——無論我的朋友怎樣說——永遠是在犯罪行爲的後面的。諸位，我們生存在一個極文明的時代裏，見到粗暴兇惡的行爲，就是和我們毫無關係，也會很奇怪地激動我們。但是當我們看見那是加於我們所心愛的女人身上——那末怎樣呢？祇要想一想你們各位在這犯人的年歲

的時候，各位自己的情感將怎麼樣；於是再看看他。是啊！他很不像一種享安樂的人，或者我們說是舒適的人，祇會平靜地默念着他愛慕的女人所受到酷烈的兇暴的。是的，諸位，看看他！他沒有堅強的面貌；但是也沒有邪惡的形態。他祇是那種很容易被情感所激動的人。你們已經聽見關於他的眼睛的描寫了。我的朋友可以譏笑那「古怪」的幾個字——我以為用來形容那些緊張到極度的人們所表現的特殊的、不穩靜樣子，再沒有比這個字好的了。請諸位注意，我並不說他理智上的不負責，比所有比較的意識都失掉了的一閃的黑暗長久些；但是我卻說，正像一個人在這樣的一個時候要毀滅自己，可以，並且常常是如此，免除自殺的罪所染上的污名，在這個不負責的情形之下，他可以，並且常常會，犯別的罪，這樣他的犯罪的意志是應該願諒的，應當把他作一個病人來對待。我承認這是一個容易有弊端的辯解。這是可斟酌的事情。但是這兒諸位所遇到的案件，從各個原由說來，都應該加以考慮。諸位聽見我問這犯人，那不幸的四分鐘裏他想些什麼。他的回答是什麼？「我在想利克遜先生的臉。」諸位，沒有一個人可以造出像那樣的回答；

牠是千真萬確的。諸君已經聽到他和這位女子之間的高尚的愛情（無論是否正當，）她不顧自己的性命，爲他到這兒來作證。諸位對於那天早晨他幹這樁事情時候的苦惱，決不會再有懷疑。我們很知道這樣的苦惱，對於意志薄弱而富於神經質的人們，能够做些什麼可怕的傷害。這都是一刻間的事情。其餘卻追隨着，好像死就跟着刀的刺入心臟，或者像你把瓶倒過來，水就流出來了。諸位，相信我，生活中最傷心的便是絕對不能够更改所做的事情。這張支票一度更改了，支取了以後，這是四分鐘間的工作——瘋狂的四分鐘——其餘的都是靜默的。但是在那四分鐘裏，這站在諸位前面的孩子，已經溜進了一重還沒有真正打開的門，走入了那個巨籠，——法律的籠，——這是從來不放走一個人的。他以後的舉動，他的不招認，更改支票存根，他的預備出走，都是證據——並不是引起這些事後動作的主要罪過的有意的和有罪的證據；不是的——這些祇是他很不幸而有的薄弱的品性的證據。因爲一個人生來有個薄弱的品性，就不可拯救了嗎？諸位，因爲我們的法律缺乏合情的先見，不把他們當作病人看待，而認爲犯人，天天在毀滅像這



犯人的人們。假使決定了這犯人有罪，而把他當作真正的犯罪者，從經驗上看來，他確要變成一個這類的人。我懇求諸位不要下一個裁決，把他重新推進監牢，使他永遠有一個污名。諸位，正義是一架機器，當一個人一度發動了牠，牠自己就會繼續進行着。是否這個青年爲了一個舉動，大不了不過是一個弱點，就要在這架機器之下磨成碎粉？他就要變成那些不幸的水手裏的一個，駕御暗黑和惡運的船，叫做監獄的嗎？是否那就是他的航路——從那兒很少能夠回來的？或者他還有一個機會，把他看作一個稍許走入歧路的人，但是能夠回來的。諸位，我力請你們，不要毀滅這個青年！因爲這四分鐘的結果，造成了他絕對的和不可挽回的毀滅。現在他還可以保全的。把他當作犯人來實行監禁，那就沒有希望了。他沒有這副臉，也沒有這儀容，能夠忍受那可怕的責罰。把他的罪過和他所經驗的苦惱來比較一下。後者已經要比前者重十倍了。他爲了這個控告，已經在監牢裏過了兩個月。他會有一天忘了這事嗎？試想那時他心裏的痛苦。諸位，你們可以相信，他已經受到了充分的懲罰。一決定要控告他，正義的車輪已經在這個孩子身上輾動了。現在我

們已經到了第二步。假使你們還要讓牠到第三步，我真不願看他——忍受了。

（他舉起了手來，手指作環形，再放下來，坐下。）

（陪審員擾動着，面面相矚，於是他們轉過來看着皇家律師，他站起來，注視着那好像能夠給他滿意的地點，並且常常向陪審員看着。）

克利浮 大人。（提起了腳後跟）諸位陪審員——這案件裏的事實是無爭辯的；假使我的朋友允許我這樣說，辯護也如此之弱，我不願徒費法庭的光陰，再敘述證據。辯護是暫時的心神喪失。諸位，我敢說我比諸位明白，爲什麼創立這個有些——我們叫牠什麼呢？——奇妙的辯護。因爲除此之外，就只能承認有罪了。現在，諸位，假使這犯人承認有罪，我的朋友唯一的辦法只得向大人求情。不用那個，他卻走入歧路，而找尋到這個——未免——奇特的辯護，這樣他能夠提出這個盡人皆知的女人，把她放在證人席上——在事實上加上了浪漫的色彩。我祝賀我的朋友；我以爲這是他非常靈敏的地方。用了這些方法，他幾乎曲解了法律。他把動機的整個情節提出來，並且直接用一種方法使這點着重，

否則是不會有成效的。但是，諸位，當你們了解了這事實，什麼東西你們都就了解了。（帶着好意的輕蔑態度）只要看這個心神喪失的辯護；我們再不會用更巧妙的名稱了。諸位已經聽過這女人的口供。從每一個理由看來，她都會袒護他；但是她說些什麼？她說那天早晨她離開他的時候，他不是癡狂的。假使他是苦惱得心神混亂，顯然那便是癡狂表現出來的時候。諸位也聽過那位會計的口供，他是被告方面的另一個證人。很困難地我引導他承認，雖然這犯人有些不安定（他以爲這幾個字諸位可以懂得，而我也很希望能够如此）但是當台維斯把支票給他的時候，卻不狂亂。我同意於我的朋友，我們不能使台維斯到庭，是一樁不幸的事；但是台維斯轉交支票的時候所說的話，這犯人已經向諸位說了；所以當他接受支票的時候，他顯然不是癡狂的，否則他不會記得那幾句話。那銀行出納員告訴了諸位，在這犯人提款的時候，他的確是態度如常的。因此我們有一個辯護，就是一個人在一點十分的時候是神志清明的，一點十五分的時候也是神志清明的，而爲了避免犯罪的後果起見，說他在這兩個時刻之間是癡狂的。真的，諸位，這樣奇

特的辯解，卻不用我來多辯，使諸位厭倦。關於牠的價值，諸位自有意見。我的朋友用了年青引誘等等，向諸位說了很多的話——並且是很動聽的。但是我可以指出，這犯人所被控告的罪，是我們法律裏最嚴重的；而這案件裏還有幾點，好像他把嫌疑加在他的無辜的同事身上，他和這個已結婚的女子的關係，這些很難使諸位對於這種的辯護感覺得牠的緊要。總之，諸位，我要求一個有罪的裁決，在這些情形之下，我以為——雖然是很不幸的——諸位一定也得如此的。

（看着法官，然後再看陪審員和佛羅姆，他坐下。）

法官（稍稍俯身向陪審員，正經地說。）諸位陪審員，你們已經聽見了證據，以及關於牠的解釋。我唯一的職務是說明你們所要決定的問題。至於這犯人更改這張支票和存根的事實，是承認的。所提出來的辯護是當他犯這個罪的時候，他是在一個不負責任的情形之下。你們已經聽見這犯人所說的經過，以及其他證人的口證——就是那些和心神喪失的一點有關係的。假使你們以為你們所聽聞的，可以使這犯人捏造的時候的癡狂

成爲事實，那你們就可以說他有罪，但是是癡狂的。在另一方面，假使從你們所看到的和聽見的，以爲這犯人是神志清明的——凡是不到心神喪失的程度的一概不算——你們就可以說他有罪。在你們評斷他心智上的情形證據時，你們不可忘記，要很小心考慮到那些在捏造的事前和事後的他的舉動和行爲——這犯人自己的口供，那女人的證言，以及那些證人的——柯克遜的和銀行出納員的。關於那些，我特別要你們注意到這犯人的承認，就是當支票交給他的時候，加上「十」字的念頭，並沒有在他的心裏；還有就是關於他的更改存根，和以後他的一般行爲。這一切對於預謀問題的關係，（而預謀，就暗示了神志清明，）是很顯著的。你們裁決的時候，決不能爲年歲和引誘而有的體諒所左右。在他們說他有罪但是是癡狂的之前，你們必得要完全相信那時他的心境，是可以使他合格到瘋人院裏去的。（他停頓着；於是看見陪審員遲疑地欲退不退，就加上一句道：）諸位，假使你們願意，你們可以退出了。

（陪審員從法官後面的門裏退出。法官低頭看他的略記。依着圍檻，福爾特很興奮地和

辯護士說話，指着羅絲。於是辯護士轉告佛羅姆。）

佛羅姆（起立）大人。這犯人很急切地要我請求大人，能否轉告記者先生，在這個案件的新聞裏，不要說出這位女子的姓名。大人可以知道，對於她，說出來之後的結果是十分嚴重的。

法官（有力地——顯出疑心的笑容。）對呀，佛羅姆先生，你故意採用了這個程序，使她到庭。

佛羅姆（諷刺地鞠躬）假使大人以為我有別種方法可以使事實全部顯露出來？

法官 噫！說得好。

佛羅姆 對於她真有危險，大人。

法官 你要知道，爲了那事我得完全相信你的話。

佛羅姆 假使大人是這樣仁慈的。可以對大人擔保，我並不言過其實。

法官 我很不贊成一個證人的姓名應當永遠祕而不宣。（看一下福爾特，他緊合着手，於

是再看蘿絲，她很嚴正地坐着，眼睛注視着福爾特。我願考慮你的請求。這完全要看我要留意，她或者會爲了這犯人來說些假話的。

佛羅姆 大人，我真——

法官 是的，是的——我並不是說現在有任何這種的事情，佛羅姆先生。暫時就這樣罷。

（當他說完了的時候，陪審員出來了，排列着回到陪審席上去。）

書記官 諸位陪審員，你們對於裁決同意了嗎？

首席陪審員 同意了。

書記官 那是有罪；還是有，但是癲狂的？

首席陪審員 有罪。

（法官點頭；於是整理了略記，看着福爾特，他很靜止地坐着。）

佛羅姆 （起立）假使大人允許我說些關於請求減輕定罪的話。我不知道除了我已經

對陪審員所說的關於這犯人的年青以及犯法時所受到的抑壓之外，大人以爲我還可

說些什麼嗎？

法官 我以為你不能再說什麼了，佛羅姆先生。

佛羅姆 假使大人以為如此——我很懇切地請求大人，務望大人竭力考慮我的請求。

（他坐下來。）

法官 （對書記官）對他說罷。

書記官 犯人，你已經裁決有罪了。對於法庭為什麼不該依照着法律判決你，你有話要說

嗎？（福爾特搖頭。）

法官 威廉福爾特，你已經有了一個公正的審判！裁決有罪了，我對於這犯着捏造罪的裁決，認為是很正當的；（他停頓着；於是看看略記再說道。）你的辯護是，在你犯這個罪的時候，你對你的舉動是不能負責的。無疑地，這是一種方法，直接地把你所屈服的引誘的性質說出來。因為審判時自始至終，你的辯護人實際上是在懇求寬宥。用了這種辯護，他當然能夠提出些證據，使這個懇求有加以考慮的可能。這樣是否合式，卻是另一問題。他



認為你應該享受病人的待遇，而不是一個罪人的。至於他的這個辯解，說來是等於一個熱忱的懇求，在事實上卻是基於正義程序裏的公訴，這樣他真是非難牠的證實和完成有罪的手續了。對於他的懇求，我究竟應當給牠多少分量，我卻要顧及許多因子。一方面我得考慮你的犯法的嚴重性，你後來故意更改那存根，你對於一個無辜的人所釀成的危險——我以為這是很重要的一點——而最後，我得顧慮到阻止他人效法你這種行為的必要。在另一方面，我得記着你是年青的，你以往的品性是優良的，假使我相信你的證人的口供，當你幹這樁事情的時候，你是在感情興奮的情境之中。只要合於我的職務，——不但是對於你，就是對於社會，我很有寬待你的心念。這樣使我想到考慮你的案件，什麼是決定的因子了。你是律師事務所裏的一個書記——這卻使情形變得嚴重了；若說你不完全了解你所違犯的罪的性質以及牠所當有的懲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據說你是被情感所衝動的。今天這兒提及了你和這個——洪納惠爾夫人——的關係的情節；根據了這個情節纔成立了辯護和懇請寬宥的申辯。那個情節是什麼呢？就是你，

一個青年，和一個結婚生活不快樂的年青女子，發生了愛慕，並且你們都說——究竟是  
否真實，我也沒有方法測定——還沒有不道德的關係，但是你們都承認將要達到那種  
的關係了。你的辯護人想掩飾這點，說什麼這個女人是在「無法挽救」的情形之下。關  
於那事，我不能發表什麼意見。她是一個已結婚的女子，而你犯這個罪，用意是在促進一  
個不道德的計劃，這是很彰明的事實。無論我怎樣希望，但是對於我的良心，卻不能承認  
一個根本和道德不能兩立的懇請寬宥爲正當。這自始就無效了。你的辯護人還設法證  
明，再要把拘禁的懲罰加於你，是不公正的，我不能了解他的這些奇想。法律，說到牠的本  
身——是一個尊嚴的大建築物，庇護我們大家，而這建築物內每一塊磚石是憑賴着其  
他一塊的。我祇涉及牠的施行，你所犯的罪是很嚴重的。依照着我對於社會的責任，我覺  
得不能行使我所有的職權，來爲你效力。你必得服苦役三年。

（在法官說話的時候，福爾特自始至終注視着他，這時顯出垂頭喪氣的樣子。當守衛帶  
他出去的時候，蘿絲驚立而起。法庭裏有喧擾聲。）

法官（向新聞記者）諸位記者先生，我以為這個女證人的姓名是不應該發表的。（記者們鞠躬，以示默認。）

法官（向羅絲，她凝視着福爾特出去的地方）你知道嗎，你的名字不發表了。

柯克遜（拉她的衣袖）法官對你說話。

（羅絲轉過頭來，凝視着法官，於是再轉過去。）

法官 今天我願意坐得遲些。傳下一個案件。

書記官（向一個守衛）提出約翰波萊。

（叫着波萊案件裏的證人。）

幕下

## 第二幕

### 第一場

監獄裏一個佈置簡單的房間，有兩個裝上鐵欄的大窗，向着犯人運動場，那兒的犯人，穿着箭頭花的黃色衣服，戴了黃色無邊小帽，每一個人隔離了四碼，很快地依着水門汀鋪的運動場上蜿蜒的白線單行走着。兩個穿着藍制服的守衛，戴了尖帽，帶着佩刀，立在中間。這房間有雜色的牆壁，有一個書架，裏面是許多公文，式的書籍，兩窗之間有一個壁櫥，牆上掛着監獄的圖樣，以及一張上面有許多公文的牌子。這是聖誕節的前一天。

典獄官，一個儀容端正而嚴厲的人，修飾得美觀的小鬚，一副理想者的眼睛，漸漸禿頂的灰白頭髮，靠緊公事檯立着，看一把金屬品粗製的鏢子。他拿着鏢子的手上帶了手套，因為缺少了兩個手指。守衛長伍德，一個六十歲的人，瘦長而有軍人的神氣，灰白的小鬚，一雙憂鬱和像猴子的眼睛，在典獄官轉步之前，壁直地立着。

典獄官（現出茫然的微笑）奇怪的事情，伍德先生，你在那兒找着的？

伍德 在他的牀蓆裏，先生。兩年以來，沒有遇着這種事情了。

典獄官（好奇的樣子）他有一定的計劃嗎？

伍德 他已經把窗檻鋸斷了這樣闊了。（他舉起手來，把手指做了一個三分闊的距離）

典獄官 今天下午我要看他，他的名字是什麼？孟萊？我想是一個老犯？

伍德 是的，先生——這是第四次監禁了。你必定以為像他那種的老犯，到了現在一定

可以稍許解事些了。（帶些可憐的譏諷。）他說這是爲了找事情做，逃出去，送進來——

這是他們所有的念頭。

典獄官 誰在他的隔壁？

伍德 奧克利來，先生。

典獄官 那愛爾蘭人。

伍德 他的隔壁是那個年青人，福爾特——第一等——再隔壁是年老的克立頓。

典獄官 唉，是的！「哲學家。」爲了他的眼睛，我也要看他。

伍 德 奇怪的事情，先生；他們好像知道什麼時候有越獄的嘗試在進行着。這使他們不  
安靜——現在他們之間，就有那種向例的波動。

典獄官 （沈思地）奇怪的東西——這些波動。（轉身看那些在運動的犯人。）這兒看  
來好像怪平靜的。

伍 德 今天早晨，那愛爾蘭人奧克利來開始砰砰地敲門了。這種小事情，就足以騷動全  
體。有時他們真像愚笨的畜生。

典獄官 關於這點，我在馬的激怒之前曾經注意到過——牠會直衝過騎兵陣線。

（監獄裏的牧師進來了。他是一個黑髮而寡慾的人，穿了牧師的衣服，有奇怪的正經和  
少言語的面容，說話是慢而文雅的。）

典獄官 （舉起鋸子來）看見這個嗎，密羅？

牧師 看來很有用的東西。

典獄官 可以送給博物館，唉！（他走近壁櫥，開了櫥門，這樣顯示了許多奇怪的繩索、鉤子、和金屬器具，各個上面都有字條。）沒有什麼事了，謝謝你，伍德。

伍德 （行禮）謝謝你，先生。（他走出去。）

典獄官 這說明了一兩天來犯人的情態，你知道嗎，密羅？好像流傳到了全部。

牧師 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典獄官 真的，明天你有空到我家裏來吃飯嗎？

牧師 聖誕日？謝謝你。

典獄官 犯人不安分，使我很心焦。（凝視着鋸子。）一定得懲罰這個可憐蟲。想逃走的人，很難使人喜歡的。

（他把鋸子放在口袋裏，又鎖上壁櫥門。）

牧師 他們之間有幾個——具有奇怪的反常的意志力。不到毀滅之後，是沒有方法的。典獄官 就是那時以後，我怕也沒有什麼方法。根本上就是無法可救。（伍德又進來了。）

伍 德 客人來見你，先生。我已經告訴了他，這是不合規則的。

典獄官 爲什麼事情？

伍 德 要我回了他嗎，先生？

典獄官 (將就地) 不必，不必。讓我見他，不要走，密羅。

(伍德向外招呼，在客人來的時候，他退出去。)

(客人是柯克遜，穿了過膝的厚外套，毛絨手套，拿着禮帽。)

柯克遜 我來麻煩你，很對不起。但是這次的拜謁，是關於這兒拘禁的一個青年。

典獄官 我們這兒有許多青年。

柯克遜 他的名字是福爾特，犯的捏造罪。(拿出一張名片，送給典獄官。)(霍氏父子律師

事務所。法界上很有名的。)

典獄官 (接着名片——現出微笑。)(你爲什麼事情要來看我，先生？)

柯克遜 (驟然看見在運動的犯人) 啊！倒很好看！



典獄官 是的，這兒我們有看起來很便利，我的公事房就是爲了這個緣故纔這樣造的。  
(坐在桌前) 請說啊!

柯克遜 (眼睛捨不得離開那窗) 我只要說幾句話，決不會很久的。(忠實地) 事實上我並沒有這權利到這兒來。他的姊姊來看我——他並沒有父母——而她有些困難。「我的丈夫不准我去看他。」她說：「說他敗壞了家聲。而他的另一個姊姊，」她說，「是一個殘廢的人。」她請求我到這兒來。並且我也很關心他。他是我們的同事——同到一個禮拜堂去——我不願意拒絕。

典獄官：我恐怕他還不准見客——他在這兒，祇是一個月的單獨監禁。

柯克遜 你該知道，當他拘留着待審的時候，我常去看他的，他是非常的寂寞。

典獄官 (現出細微的好奇心) 請你接電鈴，密羅。(向柯克遜) 大約你喜歡聽醫生對於他的意見。

牧師 (接鈴) 看來你對於監獄的事情是不熟悉的，先生。

柯克遜 是的。但是這是一個可憐的情景。他是一個很年青的人。我常對他說：「忍耐些，」

我說。「忍耐！」他說。「你關在監獄裏一天，」他說，「像我這樣的糊思亂想，比外面的一年還長久，我真不能自制，」他說：「我嘗試過——但是我生來就那樣，柯克遜先生。」他把手掩着臉。我可以看見眼淚在手指裏流出來。這是不很好的。

牧師 他是一個有一雙看來奇特的眼睛的青年，是嗎？我相信他不是信奉國教的：

柯克遜 對的。

牧師 我知道如此。

典獄官 （對伍德，他已經進來了。）請醫生到這兒來。（伍德行禮，退出。）他沒有結婚吧？

柯克遜 沒有。（忠實地）但是他很愛慕一個女人，雖然很不該的。這是一樁很淒慘的事

情。

牧師 假使不爲了喝醉和女人，先生，這監獄也可以關門了。

柯克遜 （從眼鏡上面看牧師）是——的，關於那事，我特別要告訴你。使他很煩惱。

典獄官 好吧！

柯克遜 事情是這樣。那女人有一個乖戾可惡的丈夫，因此她離開了他。事實是她預備和我們的青年朋友私奔。這是很不好的——但是我詳細考察過。是呀，在審判之後，她說她願意獨自找工作而生活，並且等他出獄。對於他，這是一個大安慰。但是在一月之後，她到我處來說——我是和她不相熟的——她說道：『我不能夠養活我的孩子們，自己祇能够馬虎過活——我又沒有朋友。我不能和他人接近，否則我的丈夫就要知道我在什麼地方了。我瘦了很多，』她說。而她真瘦了。『我得到貧民院裏去！』這是可痛的情節。我對她說道：『不要去，』我說『不要那樣！我有妻子和孩子，假使你要那樣做，我願意自己省些下來給你。』『真的，』她說——她是一個好人——『我不願意接受你的。我想我最好還是回到我的丈夫那兒去。』是呀，我知道他是一個乖戾可惡的人——喝酒——但  
是我  
不願意勸她不去。

牧師 當然不願意。

柯克遜 是——的，但是現在我卻懊悔了。他還要監禁三年。我要使各樁事情如他的意。

牧師 （有些不耐煩）我恐怕法律很難和你有一樣的見地。

柯克遜 他在那兒是孤獨的。我怕他要變傻。我想誰都不願意這樣的。當我看他的時候，他

在哭泣。我不喜歡看見男子哭泣。

牧師 他們的心腸會這樣軟，卻是很少見的。

柯克遜 （看着他——驟然用了堅決的敵對口吻）我養狗的。

牧師 當真？

柯克遜 是——的。並且我說這句話；就是牠把我咬得遍體鱗傷，我也不願意整個星期地

把牠單獨關起來。

牧師 很不幸地，犯人並不是一隻狗；他是有是非之心的。

柯克遜 但是那不是使他知道是非的方法。

牧師 哈！我怕那點我們難於同意了。

柯克遜 對待的方法，卻是和狗一樣的。假使你很仁慈地對待，什麼事情他們都願意代你做；假使分別關了起來，祇會使牠們兇暴。

牧師 關於什麼是最好的對待犯人的方法，你當然願意讓那般比你稍有經驗的人來決定。

柯克遜 （堅決地）我了解這個青年，我留意他多年了。他是很溫和的——沒有自主力。他的父親是肺病死的。我爲他的將來着想。假使他是孤獨地關在那兒，就是一隻貓做同伴也沒有，這於他是很不利的。我對他說：「你在什麼地方覺得不對？」「這很難說，柯克遜先生，有時我可以把頭去撞牆壁。」這是不很好的。

（在說話的時候，醫生進來了。他是中等身材而美貌的人，有一雙快利的眼睛。他靠窗立着。）

典獄官 這位先生以爲分開的監禁，對於Q三〇〇七號——福爾特，那瘦的青年，第一等

——有不利的影響。你的意見是怎樣，客來門大夫？

醫官 他是不喜歡這樣的，但是對他也沒有什麼害處，只有一個月。

柯克遜 但是在他到這兒以前，已經有許多星期是如此的了。

醫官 我們會知道。從他到這兒以後，他的體重並沒有減輕。

柯克遜 我是說他的心境。

醫官 直到如今，他的神智是很好的。他有些神經衰弱，有些憂鬱。除此以外，我不覺得還有什麼了。我很小心地留意他。

柯克遜 (進退維谷的) 聽你這樣說，我很高興。

牧師 (較和藹地) 正在這個時期，我們可以使他得些教訓，先生。我是根據着特殊的見解而說的。

柯克遜 (茫然地轉向着典獄官) 我不願意使大家不快樂，但是我的確覺得這種方法是不對的。

典獄官 今天我一定去看他。

柯克遜 很感謝你。我以為你每天看見他，大約是不會注意到的。

典獄官 （有些嚴厲地）假使他的健康上有任何損傷的形跡，這是一定立刻報告的。那早就有完美的設備了。（他立起來。）

柯克遜 （仍舊根據着他自己的念頭）當然，你自己所不見的，也不會麻煩你；但是我不願常常爲了他而提心吊膽。

典獄官 我想你把他交給我們，是很安全的，先生。

柯克遜 （改變態度，抱歉的樣子）我以為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我是一個很老實的人——從來不想反對官憲。（向牧師）絲毫沒有對於個人的攻擊。再會。

（當他出去的時候，這三個官員並不互相看着，但是他們的臉上都有奇特的表現。）

牧師 我們的朋友以爲監獄是一個醫院。

柯克遜 （驟然回轉來，現出陪罪的樣子）還有一樁小事情。這個女人——我想來你們不會允許我的請求，就是可以讓牠來看他。假使能够，雙方都要喜出望外了。他一定時時

在想着她。當然她不是他的妻子。但是他在這兒，卻是很穩當的。他們是可憐的一對。你可以給與一個例外吧？

典獄官（厭煩地）你說得不錯，好先生，我不可以給與一個例外；當他沒有到衆犯的監獄之前，他是不准有一個客人的。

柯克遜 知道了。（有些冷淡）對不起得很，來麻煩你。（他又走出。）

牧師（聳肩）真是老實的人，可憐蟲。來同我吃中飯嗎，客來門（他和醫官相談而出。）  
（典獄官嘆了一口氣，坐在桌前，拿起一支筆。）

幕下

## 第二場

監獄第一層走廊的一角。牆壁的下半部大約有一個人的肩部那樣高，塗着灰綠色的水泥，上面有一條深綠色的邊。地面是黑色的石塊砌成的。從後面鐵檻的窗裏，透進日光。四個監獄裏小室的門是可以看見的。每個



小室的門上，和眼睛一般高的部分，有一個小圓洞，上面蓋着一塊小圓板，把牠向上提起，可以看見小室的內部。在靠近各小室的牆上，掛着一塊小方板，上面有犯人的姓名，號數，以及關於他的記錄。

上部是第二層，第三層走廊的鐵質建築物。

監獄教官，一個穿了藍制服有鬚鬚的人，拿着圍巾，幾個叮嚀的鑰匙，正從一個小室裏出來。

教官（在門口向小室裏說）當你做完了那個，我還有別的給你做。

奧克利來（不看見——愛爾蘭人的口音）無疑的，先生。

教官（嘖咕）我想有了還是比沒有好些。

奧克利來 那卻是千真萬確的。

（聽見小室的關門聲和鎖門聲，以及行近的脚步聲。）

教官（尖銳而改變的語氣）起勁些！他關上小室的門，在立正着。）

（典獄官從走廊上走來，伍德隨着。）

典獄官 有什麼報告嗎？

教官（行禮）Q三〇〇七號，（他指着一個小室）不照規定的時間完工，先生。今天他是要扣分了。

（典獄官點頭 向最末的小室，教官走出。）

典獄官 這是製造鋸子的嗎？

（伍德打開小室的門，他從袋裏拿出鋸子。犯人孟萊戴着小帽，躺在橫在小室中的牀上。他跳起來，立在小室的中間。他是一個瘦削的人，大約有五十六歲，招風耳朵，可怕而凝視着的鋼色眼睛。）

伍 德 脫帽！（孟萊取下帽子。）走到這兒！（孟萊走近門口。）

典獄官（叫他到走廊裏來，舉着鋸子——有一個軍官對小兵說話的神氣）關於這個，有什麼說法嗎？（孟萊靜默着。）說啊！

孟 萊 可以消磨時光。

典獄官（指着小室）沒有什麼事情做，唉？

孟 萊 這不能使你不轉念頭。

典獄官 (敲着鋸子) 你可以找一個比這個好些的事情。

孟 萊 (愠怒地) 是啊！什麼事情？我得練習手藝，出去了可以有事做。(當他話說多了以後，語氣漸漸溫和。) 你知道的，先生。我做了這樁事情以後，一兩年以內又要進來的。我在外面的時候，我不願自傷體面。你把監獄弄得很整潔，自覺得意；是啊，我也有自負的地方。(看見典獄官聽得很有興趣，他指着鋸子，再說下去。) 我得做些這種事情。這是對於誰都沒有害處的。我花費了五個星期，做成那個鋸子——就是這樣，看來很不差的；現在我卻要被幽禁了。七天之內，大約祇有麪包和水，這是沒辦法的，先生，我自己也知道——我很會代你設想。

典獄官 孟萊，聽我說，假使我不追究，你能够答應我不再幹這種事情嗎？好好地想一下！(他走進小室，一直走到底，立在小椅子上，察驗窗上的鐵檻。)

典獄官 (回轉來) 怎樣啊？

孟萊（已經考慮過）我還有六個星期，要單獨地在這兒。我不想什麼，我是受不了的。我一定要有些東西，使我自己發生興趣。你已經給我一個公正的建議，先生，但是我不能答復。不願意欺騙一個君子人。（向小室裏面點着）再有四個鐘點的不斷的工作，就可以完工了。

典獄官 是的，而以後怎樣呢？捉住，再帶回來，懲罰。五個星期的苦工，纔做成這個，末了還是幽禁，同時在你的窗上加上新的鐵檻。這值得嗎，孟萊？

孟萊（現出一種兇狠的樣子）值得的。

典獄官（手攔在額上）噯，好吧！兩天的幽禁——麪包和水。

孟萊 謝謝你，先生。（他像畜牲一般迅速地轉身，溜到小室裏去。）

（典獄官看着他，搖搖頭，伍德關了小室的門，鎖上。）

典獄官 開克立頓的門。

（伍德開了克立頓關禁在裏面的小室的門。就在門的裏邊，克立頓坐在一張小椅子上

補褲子。他是一個矮胖蒼老的人，頭髮幾乎落光了，一雙黑而無光彩的小眼睛，隱藏在一副黑眼鏡的後面。他立起來，不動地立在門口，窺視着來人。）

典獄官（指點着）到這兒來，克立頓。

（現出一種可怕的寧靜，克立頓走到走廊裏，手裏拿着針線。典獄官指示伍德，他就走進小室，很小心地察看。）

典獄官 你的眼睛怎樣了？

克立頓 不覺得什麼。這兒我看不見太陽。（他鬼祟地走了一步，稍稍伸出他的脖子。）你既然說了，典獄官先生，我卻有一樁事情要訴苦。我要求你叫隔壁的孩子，少須靜些。

典獄官 什麼事情？我不願聽任何的謊話，克立頓。

克立頓 他使我不能睡覺。我不知道他是誰。（現出鄙棄的樣子）我想他是一個第一等的。不應該和我們在一起。

典獄官（鎮靜地）對的，克立頓。有了空的小室，他就要搬走了。

克立頓 很早的時候，他就像野獸一般，四處瞎撞。我卻過不慣——使我睡得不够。晚上也是如此。因爲你提起了；典獄官先生，這對我是很不公平的。我在這兒所得的安適，就是睡覺；我是有權充分享受牠的。

（伍德走出小室，克立頓立刻就鬼祟地回到小室裏去，好像驟然不見了一般。）

伍 德 沒有什麼，先生。（典獄官點點頭，小室的門關了，鎖上。）

典獄官 今天早晨砰砰地敲門的人是那個？

伍 德 （走向奧克利來的小室）這個，先生；奧克利來。

（他提起小圓板，從洞裏窺看。）

典獄官 開門。

（伍德開了門。好像竊聽似的，奧克利來從坐在靠門的小檯子上跳起來，走近門口的地方立正着。他是一個闊面的中年人，有大而伸縮自在的薄嘴唇，高顴骨的下面有麻斑。

典獄官 笑話在那兒，奧克利來？

奧克利來 笑話，大人，我很久沒有聽見一個了。

典獄官 砰砰地敲你的門？

奧克利來 嘎！那個！

典獄官 這是女人腔。

奧克利來 兩月以來，我變成那樣了。

典獄官 有什麼訴苦的地方嗎？

奧克利來 沒有，大人。

典獄官 你是老手，你應當知道不該這樣。

奧克利來 是的，我已經一切都不做了。

典獄官 你的隔壁是一個年青人，你這樣要擾惱他的。

奧克利來 我沒有辦法，大人。我不會常常是一個和以前那樣穩定的人。

典獄官 工作得很好嗎？

奧克利來（拿起在做的草席）「喂！我睡了也會做。這是最鄙陋的東西——絲毫不必用

心。（牽動他的嘴）這兒我覺得有點——需要攪擾——小小的就使我舒適了。

典獄官 假使你在工場裏，你是不准說話的，這點你和我都知道的。

奧克利來（顯出有深刻的意義的樣子）不是使用我的嘴。

典獄官 那末，什麼呢？

奧克利來 那是我所要的大談話。

典獄官（笑着）好吧，不要再和你的門交談了。

奧克利來 是的，先生，我決計不再設法使我自己享受了。

典獄官（轉身）再會。

奧克利來 再會，大人。（他走進他的小室。典獄官關上門。）

典獄官（看記錄表）不能不喜歡這可憐的下流人。

伍 德 他是一個和藹的人，先生。



典獄官（指着走廊的裏面）伍德先生，請大夫到這兒來。

（伍德行禮，向走廊裏面走去。）

（典獄官走到福爾特的小室的門前。他舉起他那沒有受傷的手，拉起小洞上的蓋；但是，還沒有拉開，他搖搖頭，就放下手來；於是他詳細地看記錄表，再開了小室的門。靠門立着的福爾特，現出驚愕的樣子，蹣跚地向前走。）

典獄官（指示他出來）告訴我：你能够安定下來嗎，福爾特？

福爾特（嘆不出氣的聲音）能够的，先生。

典獄官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把頭撞着石壁，這是沒有好處的，知道嗎？

福爾特 是的，先生。

典獄官 說啊。

福爾特 我願意設法制止，先生。

典獄官 你能够睡覺嗎？

福爾特 睡得很少。兩點鐘睡着，很早又醒了。

典獄官 怎樣會如此？

福爾特 苦笑一下，我不知道，先生。我常常心慌。（驟然言語滔滔的。）於是各事都失了常態。我覺得活着，我是不會離開這兒的。

典獄官 那是病態，孩子。振作起精神來。

福爾特 （驟然顯出堅決的憤慨）是的——我一定要——

典獄官 想想所有其餘的那些犯人？

福爾特 他們慣了。

典獄官 第一次的時候，他們也得經歷一次，就和你現在所做的一般。

福爾特 是的，先生，我想漸漸我也要變得和他們一樣的。

典獄官 （有些突然吃驚）噫！好罷！那完全要看你自己如何了。好好地罷。打起主意，像一個好孩子。你還很年青。一個人可以使自己變成他所喜歡做的那種人的。

福爾特（沈思地）是的，先生。

典獄官 好好地抑制自己。喜歡讀書嗎？

福爾特 我讀不出什麼興趣。（低頭）我知道這是無用的；但是我不能不想着外面的事情。

典獄官 私人的煩惱事情？

福爾特 是的。

典獄官 你一定不可以想着牠；

福爾特（回看他的小室）我有什麼辦法呢，先生？

（當伍德和大夫走近的時候，他驟然變得很靜默。典獄官招呼他走回小室。）

福爾特（快而低）我的腦袋裏沒有什麼毛病的，先生。（他走進小室。）

典獄官（向大夫）走進去，檢驗他，客來門。

（大夫走進小室。典獄官把門推上，幾乎關了，然後向窗走去。）

伍 德 （隨着）對不起，先生，要這樣麻煩你。統說起來，都是些很滿意的。

典獄官 （簡短地）你以為這樣嗎？

伍 德 是的，先生。照我看來，是聖誕節使他們如此的。

典獄官 （自語）奇怪，那個？

伍 德 什麼，先生？

典獄官 聖誕節！

（他轉向着窗，讓伍德現出一種惱苦而焦急樣子看着他。）

伍 德 你以為我們已够鄭重其事了嗎，先生？假使你還要我們做些什麼？

典獄官 不必了，伍德先生。

伍 德 很好，先生。

（大夫已經從福爾特的小室裏走出來，典獄官招呼他走近去。）

典獄官 怎樣？

警官 我不能够驗查出什麼。當然他是心慌意亂的。

典獄官 你可以報告他有任何的病症嗎？可以直說，大夫。

警官 好罷，我以為把他獨自關了起來，對他沒有什麼好處；但是關於許多犯人，我也可以這樣說——他們在工場裏，比較起來要有益些，這是無疑的。

典獄官 你的意思是你得同樣地薦舉別人嗎？

警官 至少有一打。這是關於他的神經的。沒有什麼是確定的。譬如，這兒的一個（點着奧克利來的小室，）依照他的情形斷來，至少也是同樣的。假使我離開了身體上的症狀——我將不知如何是好了。從良心上說來，先生，我不知道怎樣使他和別人有不同的地方。他的體重沒有減輕。他的眼睛沒有什麼病態。他的脈息很好。說話沒有什麼不對。還有一個星期，他就要離開這兒了。

典獄官 這不近於憂鬱症嗎？

警官（搖搖頭）假使這是你的意思，我可以這樣報告；但是假使我真要如此，我得同樣

地報告其他各人。

典獄官 知道了。(看着福爾特的小室。)那末這個可憐蟲，祇好仍舊在那兒。(當他說的時候，他茫然地看着伍德。)

伍德 什麼，先生？

(典獄官凝視着伍德，作為答復，於是他轉身走去。)

(有在金屬上敲打的聲音。)

典獄官 (停止着) 伍德先生？

伍德 敲他的門，先生。我想我們一定還要遇着這類事情的。

(他急切地向前走，超過典獄官。典獄官慢慢地隨着。)

幕下

第三場

福爾特的小室，一個十三呎闊，七呎深，九呎高刷了白粉的地方，上面有一個圓頂。地板是黑而光亮的石磚砌成的。在後面的牆的中間，高高的有一個有鐵櫥的小窗，附裝了通風器。在對面，牆的中間有一扇狹門。在一個牆角裏，被褥（兩條毛氈，三條被單）捲放着。那上面是個三角式的木架，架上放着聖經和幾本小的宗教書，整齊地堆疊着像一個金字塔；還有黑的毛刷，牙刷，和一小塊肥皂。在另一個牆角裏，放着一張木牀。在窗子下面有一個黑的通風器，另一個在門的上面。福爾特的工作（一件挖鈕扣洞的襯衣）吊在小木櫃子上面的牆釘上，櫃上是一本打開着的小說「挪拉實恩」。近門低處的門角裏，是一個厚黑的玻璃罩，大約有一尺見方，蓋住裝在牆裏的煤氣龍頭。還有一張小的木凳，下面一雙鞋子。三個光亮的圓罐子安放在窗子的下面。

在暗得很快的光線裏，福爾特祇穿了襪子，不動地立着，他的頭傾向於門的那一面，在靜聽。他稍稍移近着門，穿了襪的腳絲毫沒有聲音。他停在門後。竭力想聽見些什麼，任何外面發生的小事情。他驟然地跳起來——好像聽見了一個什麼聲音——變得非常的靜默。於是，嘆了一口深沈的氣，他走向他的工作，站着低了頭，看着他做了一兩針，顯出一個人完全浸沈於悲慘之中的神氣，每針都好像有恢復生氣的表現。於是無端地轉過身來，在小室裏踱來踱去，搖動他的頭，和籠中的野獸一般。他又停在門後，聽着，把手指張開了用手掌撐着牠，斜着身子使額頭靠在鐵皮上。立刻又回轉來，他慢慢地移到窗子那面，沿路用手指探索着牆上最高處的粉刷痕跡。在窗子下面，他停住了，打開一個罐子的蓋，窺視着裏面，好像要找他自己的臉做伴侶。天將要完全黑下去了。驟然罐子的蓋從他的手裏落了下來，嘩嘩作聲——這是破了靜默的唯一聲音——他凝視着掛觀影的那牆，這

在黑暗裏比較得白些——他好像看見什麼人或者什麼東西在那兒。一個尖銳的輕叩和啾啾聲；在碰着單後的燈點上了。小室裏充滿了光明。福爾特在那兒喘氣。

驟然遠處傳來了一種聲音，好像很遠，在厚的鐵質上沈悶地敲着。福爾特向後退縮，好像不能夠忍受突然的騷擾。但是聲音漸漸變大，像有很大的擾亂在向小室進展。這漸漸把他呆住了。他開始一吋一吋地向門邊走去。敲打的聲音，從一個小室移動到另一個，漸漸地近了；福爾特的手搖動着，好像他的精神已加入這個敲打，同時聲音漸漸擴大，好像已經到了這個小室。他驟然舉起握緊的拳頭。很利害地喘息着，他向門投去，在上面敲打。

幕下



## 第四幕

兩年後的三月裏，上午十時左右，地點又是柯克遜的公事房。門都是開的。施惠爾現在有些初長出來的鬚，正在整理房間。他排齊了柯克遜桌上的文件；於是走到有蓋的洗手檯前，掀起了蓋，在鏡子裏照照。在他照了過滿足的時候，羅絲洪納惠爾從外面公事房走入，站在門口。在她慣常的沒有表情的容貌之下，好像有一種喜悅和興奮。

施惠爾（驟然看見她，砰然地放下洗手檯的蓋）喂！是你！

羅絲 是的。

施惠爾 只有我在這兒。他們決不願白花他們的時間，很早的到這兒來。怎末，我們有兩年沒有看見你了。（興奮地）近來你怎樣的？

羅絲（譏諷地）活着。

施惠爾（被感動了）假使你要看他（指着柯克遜的椅子）他立刻就要來了——從

來不遲到的——很少遲到。（措辭艱難地）我想我們的朋友已經從鄉間回來了。假使我是對的，他在三月之前就已經滿了期限。（蘿絲點頭）關於那事，我真覺得不幸。這是典獄官誤的事——假使你問我。

蘿絲 真是他誤的事。

施惠爾 他應該給他一個機會。並且我以為法官是該放了他的。他們忘記了人的天性。我們卻知道的。（蘿絲向他甜笑着。）

施惠爾 他們好像是一滿車的磚石，壓住了你，把你打倒，而把你打得不能夠再立起來的時候，他們卻又有話說了。我深知道他們的——我的一生裏看見過許多那種的事情。

（他搖搖頭，好像有豐富的智慧一般。）怎末，就是那一天，典獄官——

（但是柯克遜已經從外公事房走進來了；他被東風吹得精神逸爽，可是髮鬚顯然更灰白了。）

柯克遜（脫下他的大衣和手套）怎末是你！招呼施惠爾出去，並且把門關上，真是生客了！一定有兩年了。你來看我的嗎？我可以和你談一刻。坐下家裏好麼？

羅絲 好的。我不住在以前的地方了。

柯克遜（側目看她）我希望你家裏各事都比較的舒適些了。

羅絲 我終久不能夠和洪納惠爾住在一起。

柯克遜 我希望你沒有做什麼過於激烈的事情。假使你做了，我是要很失望的。

羅絲 我把小孩子們帶在身邊。

柯克遜（開始覺得各事沒有他所希望的那樣安樂）是的，我很高興見你。我想掣個青年出來了以後，你還沒有見過他罷？

羅絲 見過了，昨天無意之中遇着的。

柯克遜 我想他是很好的。

羅絲（驟然顯出兇狠的樣子）他找不到任何工作。見了他也覺得可怕。他祇是骨頭

上加了一層皮。

柯克遜（很關切的樣子）天呀！聽了這話，使我很不快活。（又防備着了。）期限滿了以後，他們沒有代他找着事情嗎？

羅絲 他祇在那兒三個星期，又歇掉了。

柯克遜 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怎樣效力。我是不喜歡故意冷淡的。

羅絲 他這種樣子，我真受不了。

柯克遜（察看她並不像貧困的樣子）我知道他的親戚是不關懷的。在現在他失業的時期中，大約你可以幫助他。

羅絲 現在是不能了。我本來能够幫助他的——但是現在卻不能了。

柯克遜 我不明白。

羅絲（驕傲地）我又遇見過他——那是完全不行了。

柯克遜（凝視着她——慌亂地）我是一個有家室的人——不願意聽不愉快的事情。

對不起——我很忙。

蘿絲 很久以前，我就回到鄉間的娘家去，但是他們卻不能夠忘記我是嫁給洪納惠爾的。我從來沒有走入歧路，柯克遜先生，而我是很自負的。你要知道，當我嫁他的時候，我祇是一個女孩子。當然我是很看重他的……他常到我們的田莊上來。

柯克遜 (懊悔地) 前次你見了我之後，我真希望你們可以好好地在一起過活。

蘿絲 他卻待我更壞了。他不能夠使我屈服，但是我的健康卻失掉了，於是他開始亂打孩子們……這是不能容忍的。即使他快要死了，我也不願意回去。

柯克遜 (他立了起來，四處走動，好像在避免流下的火山鎔石一般) 我們不可以激烈  
的，對嗎？

蘿絲 (漸漸激烈地) 一個人的行動像那樣子——

(靜默)

柯克遜 (不顧自己的本意，也覺得好聽了) 你又這樣了！於是你就怎樣呢？

羅 絲 (聳聳肩) 嘗試以前我離開了他之後同樣的事情……繞繞襟衫……低賤的

事情。這是我所能做到的，但是一個星期從來賺不到十先令，還要買線，並且一天做到晚；我難得在十二點鐘以前睡覺。這樣一共有九個月。(凶狠地) 哼，我是不配那樣的；我不是生來如此的。我情願死。

柯克遜 好太太！我們不能夠這樣說話的。

羅 絲 這也不能夠使孩子們吃飽——尤其在他們享受慣了之後；不久我也就變得不能關心了。我常常太困乏。(她靜默着。)

柯克遜 (有極度的好奇心) 那末——以後怎樣呢？

羅 絲 (笑着) 於是我的東家和我發生關係了——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柯克遜 天呀！天呀！我從來沒有聽到這種的事情。

羅 絲 (沈悶地) 他待我很好。但是我也不顧那些了。(驟然她的嘴唇發抖了，她用手

背遮蓋着。) 你要知道，我從來沒有想到我還會看見他。我在海特公園碰到他，祇是一個

機遇。我們走近了公園，坐下，於是他把所有的事情告訴我。噯，柯克遜先生，請你再給他一個機會罷。

柯克遜（很慌張了）於是你們都失業了！何等可怕的局面。

蘿絲 只要他能夠到這兒來——此地是找不到他有什麼壞處的！

柯克遜 我們是不能夠有任何毀壞事務所的名譽的事情的。

蘿絲 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想法子。

柯克遜 我願意向霍氏父子們提起這事，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他們是不會僱用我的。我真覺得是不可能的。

蘿絲 他和我同來的；現在他在那兒的街上。（她指着窗。）

柯克遜（顯出他的尊嚴）不到召喚他的時候，他不該來的。（看了她的面容，於是又和

緩下來。）機會到很好，因為我們這兒有一個缺額，但是我不能夠說定有希望。

蘿絲 這卻能救他的性命。

柯克遜 好吧，我願意竭力幫助，但是我卻不是樂觀的。告訴他在事情沒有眉目之前，我不

願意他到這兒來。你的通信處呢？（重複她所說的。）磨林伽街八十三號？（他記在吸墨

水紙上。）再會。

蘿絲 謝謝你。

（她向門走着，回轉身來好像要說話一般，但是沒有說什麼，就走出去。）

柯克遜 （拿一把大而白的手帕擦他的頭和前額）多糟的事情！（於是看看他前面的

文件，再按鈴。施惠爾走進來。）

柯克遜 是不是歷楷刺今天到這兒來詢問書記的位置的？

施惠爾 是的。

柯克遜 好吧，暫時把他攔一攔；現在我還不願意見他。

施惠爾 我怎樣和他說呢，先生。

柯克遜 （顯出不快的樣子）想一個方法。運用你的腦袋。不要完全回絕他。



施惠爾 可否告訴他我們病了先生！

柯克遜 不好！不要說假話。說我今天不在這兒。

施惠爾 是的，先生。使他期望着？

柯克遜 正對。喂。你記得福爾特嗎？我或者要叫他來看我。好好地對待他，好像你在同樣的

情形之下希望他對待你一般的。

施惠爾 當然我是這樣的。

柯克遜 那就對了。當一個人失意了，再也不必向他做些「下井擲石」的事情。那是不必

需的。幫助提拔他起來。這是我對你在生活裏的一個忠告。這是一個健全的政策。

施惠爾 你以為老閻們會再用他嗎，先生？

柯克遜 那我卻不能說定。（聽見有人走近外公事房。）誰在那兒？

施惠爾 （走到門口，看着）福爾特，先生。

柯克遜 （憤怒了）天啊！這是她的惡作劇。告訴他，下次再來看我，我不願——

（當福爾特進來的時候，他停住不說了。福爾特很瘦，臉色灰白，看來也老些，他的眼睛變得  
得更不寧靜了。他的衣服也很破舊，並且是不合身的。）

（施惠爾高興地點頭，然後退出。）

柯克遜 久違，久違。你未免來得過早了。（設法把情形弄得愉快些。）握握手！她真會乘機  
作事。（擦額頭。）我不怨她。她是很焦急的。

（福爾特懦怯地握着柯克遜的手，偷看律師公事房的門。）

柯克遜 沒有來——還沒有來！請坐！（福爾特坐在柯克遜桌旁的椅子上，把帽子放在檯  
上。）現在你既然在這兒，我希望你把你的情形告訴我。（從眼鏡的上面看他。）你的身  
體怎樣？

福爾特 我還活着，柯克遜先生。

柯克遜 （心有所思地。）這我很欣慰。關於這樁事情，我不願意有過分的地方；我沒有這  
個習慣。我是一個率直的人，每樁事情都要做得順利正當。但是我答應你的朋友代你說

頂的，我向來是一個守約的人。

福爾特 我祇要一個機會，柯克遜先生。我爲了那樁事情所償補的，何止千百倍。這是真的，先生。沒有一個人能够了解。他們說我出來的時候，比進去的時候，身體也重了。他們卻不能够稱這兒（他指着頭）或者這兒（他點着心，發出一種的笑聲。）一直到昨天晚上，我以爲這兒是空無所有的。

柯克遜 （關心地）你沒有心病吧？

福爾特 噯！他們說我是很健康的。

柯克遜 但是他們代你找了一個位置，有這回事嗎？

福爾特 是的；很好的雇主，知道這樁事情的——待我很好。我以爲我可以安安穩穩地做事了。但是忽然有一天，別的夥計們也探聽着這樁事情了……我不能夠再做下去，柯克遜先生。我不能了，先生。

柯克遜 平靜些，朋友，平靜些。

福爾特 以後我又找着一樁小事情，但是也不長久。

柯克遜 怎樣會呢？

福爾特 欺騙你是無用的，柯克遜先生。事實是：我好像永久在和我四週的一樣東西奮鬥。我不能說明這是什麼；我好像是在一個網裏；我割破了一面，那一面又連起來了。關於保薦書等等，我也沒有照規矩辦理；但是即使是你又能夠做些什麼呢？你一定要有這些東西的。那就使我害怕，因此我辭去了。其實，現在我——我永久在恐懼之中。

（他低了頭，沮喪地，伏在檯子上靜默着。）

柯克遜 我很能够了解——我的確能够了解。你的姊姊不代你設法嗎？

福爾特 一個有肺病。其他一個——

柯克遜 是——的。她已經告訴我了，她的丈夫是不大滿意你的。

福爾特 當我到了那兒——他們在吃晚飯——我的姊姊要擁抱我——我知道的。但是

他祇看了她一下，並且說道：『你爲什麼到這兒來？』好吧，我藏起了我的自尊心，說道：『詹

姆，你不和我握手嗎？姊姊是要的，我知道。」我說。「聽着！」他說：「那是很好的，但是我們最好有一個了解。我知道你是會來的，而我也下了決心了。我願意給你二十五鎊，送你到加拿大去。」知道了。」我說道，「拔去眼中釘！不要你的，謝謝你；省了你二十五鎊。」當你經歷了我的處境，就會知道友誼是一個奇怪的東西。

柯克遜 我明白的。你願意拿我的二十五鎊嗎？（福爾特顯出奇異的笑容，狠狠地。）絲毫沒有惡意；我卻是好意的。

福爾特 他們不願意雇用我。

柯克遜 唉！不是的！你誤解了我的意思了。

福爾特 這個星期裏，我已經在公園裏睡了三夜。那兒的早晨，並沒有詩詞裏那樣的美麗。但是遇到了她——今天早晨我立刻就覺得自己完全是另一個人。我常常想我的喜歡他，是一生中一樁最好的事情；好像是神聖的——但是也害够了我。那是很奇怪，對嗎？

柯克遜 我敢說我們都同情於你的。

福爾特 那是我也知道的。柯克遜先生對我都是很表同情的。（顯出十分的怨恨。）但是和犯人交接，那是不好的！

柯克遜 好了，好了，犯不着叫自己種種的名字。這對於一個人，並不會有什麼好處。振作起精神來。

福爾特 在你能够自立的時候，先生，很容易振作起精神來。等到像我這樣的落魄，試試看。他們都說罪有應得。好吧，我以為我卻受得太過分了。

柯克遜 （懷疑地從眼鏡上面看着他）我希望他們沒有把你變成一個社會黨黨員。  
（福爾特驟然變得很靜默，好像在默想他的已往，他發出奇異的笑聲。）

柯克遜 你真應該感謝他們。真的，你應該如此。我敢說沒有一個人對你有惡意的。

福爾特 這個我相信的，柯克遜先生。沒有一個人對你有惡意，但是同樣地使你沒落下去。這個情感——（他凝視着四周，好像有些東西逼近了。）壓緊了我（驟然顯出沒有關係的樣子。）我知道是這樣的。

柯克遜（非常擾亂地。）這是不確的。我們一定要忍耐。我可以說我常常在祈禱中提到你的。現在把各樁事情都交給我，我將運用我的才智，在他們興高彩烈的時候說服他們。（當他說的時候，兩位律師進來了。）

柯克遜（有些侷促，但是設法使他們安心。）我想不到你們這樣早就來。我正在和這位青年談話。我想你們都知道他的。

詹姆士（嚴正而尖銳地一看）知道的。你好，福爾特？

華爾忒（有些膽怯地伸出他的手）很高興再看見你，福爾特。

福爾特（他已經恢復了他的自制力，握着伸出的手）謝謝你，先生。

柯克遜 要和你說一句話，詹姆士先生。（向福爾特，指着書記的辦事室）你可以到那兒去坐一刻，那兒你是熟悉的。今天早晨我們的助手不會來了，他的妻子剛生產。（福爾特遲疑地向書記的辦事室走去。）

柯克遜（忠實地）我得把這事情的一切告訴你。他是很悔悟的。但是各方面對於他都

有偏見。今天早晨你見了他，可以看出他不得志的樣子；並且臉有菜色，沒有飯吃，這是很難受的。

詹姆士 真的嗎，柯克遜？

柯克遜 我要求你。他已經得到了教訓了。現在我們都很了解他，而我們需要一個書記。雖然有一個青年來謀這個位置，但是我還沒有答應他。

詹姆士 一個囚犯在事務所裏，柯克遜？我不能辦到。

華爾忒 「正義之車輪的輾動！」我一直忘不了這句話。

詹姆士 在這樁事情裏，我沒有什麼可以自咎的方法。自從他出來了以後，他做些什麼？

柯克遜 他曾經有過一兩個位置，但是他沒有保持牠們，他是神經過敏的——這很自然。覺得每個人都在憎惡他。

詹姆士 壞現象。我不喜歡這個人——當初就不喜歡他。他的全身都顯出了「懦弱的品性。」



華爾忒 我想我們應該幫助他。

詹姆士 他自取其禍。

華爾忒 由個人完全負責的學說，當今是不很時行了。

詹姆士 孩子，對於這些事情，你還是那樣妥善些。

華爾忒 爲了自己，那是對的——爲了別人卻不然。

詹姆士 好罷！我也不想太苛刻的。

柯克遜 你這樣說，我很高興。他覺得有些東西（張開他的手臂）包圍着他。這不是健全的樣子。

詹姆士 和他有關係的那個女人怎樣了？在我們進來的時候，我看見一個很像她的人在

外面。

柯克遜 那個好吧，我對你是不能夠隱瞞任何事情的。他們碰見過了。

詹姆士 她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嗎？

柯克遜 不在一起。

詹姆士 我想福爾特和她住在一起？

柯克遜 (竭力設法保持剛纔得到的順境) 我却不知道。這是和我們沒有關係的，假使我們要僱用他，那卻和我們有關係的，柯克遜。

柯克遜 (躊躇地) 大約我應該告訴你。今天早晨她到這兒來的。

詹姆士 我想是這樣的。(向華爾忒) 不行，好孩子，那是辦不到的。簡直是太卑鄙了。

柯克遜 這兩樁事情合起來說，對於你是很困難的——我很明白。

華爾忒 (嘗試地) 我真不明白，他的私自生活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詹姆士 不對的，不對的！他一定要改悔以前的一切，否則他不能夠到這兒來。

華爾忒 可憐蟲？

柯克遜 你要他到這兒來嗎？(詹姆士點頭。) 我想我可以使他了解一切。

詹姆士 (冷酷地) 那可讓我來對付，柯克遜。

華爾忒（在柯克遜召喚福爾特的時候，低聲地對詹姆士說）他的將來全靠我們怎樣做，爸爸。

（福爾特走進來。他已經振起精神，有鎮定的儀容。）

詹姆士 請你聽着，福爾特。我和我的兒子要再給你一個機會；但是我得告訴你兩樁事情。第一，以爲自己是一個犧牲者而到這兒來，這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假使你有一種見解，以爲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這最好丟開。你不能够不講道德，而想不受到譴責的。假使社會不自己防護，那是沒有人願意過問的——你應該及早了解這一點。

福爾特 是的，先生；但是——我能够說一句話嗎？

詹姆士 什麼話？

福爾特 在監獄裏，我曾經把這樁事情仔細思量過。（他停住不言。）

柯克遜 （鼓勵他）我相信你一定想過好多次了。

福爾特 那兒有各色各樣的人。我的意思是，先生，假使第一次不這樣對待我們，讓那些稍

稍關心我們的人來管理我們，不把我們送到監獄裏去，我們裏面的四分之一決不會在那兒的。

詹姆士（搖搖頭）對於這點，恐怕我就有很大的懷疑，福爾特。

福爾特（稍許帶些惡意）是的，先生，我也知道是這樣的了。

詹姆士 朋友，不要忘記了是你先發動的。

福爾特 我從來沒有想做錯事情。

詹姆士 大約是對的。但是你做了。

福爾特（顯出他對於已往所受到痛苦的一切忿恨）那是由於一刻之間的迷亂（自

制着。）我的意思是那時我不是我自己。

詹姆士 這樣不能夠使我們滿意，福爾特。

柯克遜 他不很會說話，詹姆士先生。

福爾特（情感激昂地丟棄了一切的顧忌）我真的以為是如此的，柯克遜先生。

詹姆士 好吧，放棄這一切的念頭，福爾特把眼光望着將來。

福爾特（很懇切地）是的，先生，但是你不知道監獄究竟是怎樣的。牠在這兒中傷了你。

（他握住他的胸腔。）

柯克遜（低聲向詹姆士）我告訴你過，他需要些滋補品。

華爾忒 對的，朋友，但是那就要過去的時間是仁慈的。

福爾特（面部抽動着）我希望如此，先生。

詹姆士（比較溫和多了）我的孩子，現在你所要做的，就是丟棄你已往的一切，而建立一個可靠的聲名。這樣提起我第二件事情了。你和那鬧在一起的女人——你一定要答應，你該明白，從此斷絕往來。假使你仍舊不斷掉這種關係而開始未來的事業，那是沒有希望成爲正直不邪的。

福爾特（帶了一種懇求的樣子，從一個看到另一個）但是，先生……但是，先生……這是那些時期裏我所期望的唯一的東西……而她也是這樣……在昨天晚上，我纔找着

她。

（從此以後，柯克逐漸變得不安了。）

詹姆士 這是很可痛心的，福爾特。但是你自己一定能够了解，像這樣的辦公室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置之不問，那是不可能的。拿這樁事情來證明你歸正的決心，你就可以回來——否則是不可能的。

福爾特 （注視了詹姆士之後，驟然堅決起來）我不能夠丟棄她。我不能夠讓先生！我是她唯一所希望的。而我也敢說她是我的一切。

詹姆士 很抱歉，福爾特，但是我是堅決的。終久這是爲了你們兩個人的好處。這種關係是不會有好結果的。這是你所有的災禍的原由。

福爾特 但是，先生，這樣不是——我以前所經歷的種種——弄得如此頹喪——神經變成非常的紛亂——都是沒有目的了。我是爲她而忍受的。

詹姆士 明白些！假使她有些小懶氣概，她自己也會了解這個道理的。她決不願再把你拖

到更沒落的路上去。假使你有和她結婚的可能——那情形又不同了。

福爾特 她不能够和他離婚，先生，並不是我的過失——假使她能够，她早就這樣幹了。從頭至尾，這就是所有的困難。（驟然看着華爾忒）……只要有人願意幫助她！現在所需要的祇是錢，這是我敢說定的。

柯克遜 （在華爾忒躊躇着將要說話的時候，插進來說。）我以為我們不必討論這點——這是談不到的。

福爾特 （向華爾忒懇求的樣子。）到現在，她一定有了充分的理由了；她能够證明是他迫她離婚的。

華爾忒 假使辦得到，福爾特，我想照你所說的做。

福爾特 噯，先生！（他走到窗邊，向下面的街上看着。）

柯克遜 （急切地）你誤會了我的意思，華爾忒先生。我有我的理由。

福爾特 （在窗邊說）她就下面，先生。你願意見她嗎？就在這兒，我可以招呼她上來。

（華爾忒躊躇着，從柯克遜看到詹姆士。）

詹姆士（堅決地點頭）好的，讓她上來。

（福爾特在窗上招呼着。）

柯克遜（低而紛亂的聲音對詹姆士和華爾忒說）不對的，詹姆士先生。當這位青年在監獄裏的時候，她沒有完全遵守她所應該做的。她失去了她的機會了。我們不能夠設法蒙蔽法律。

（福爾特從窗前走過來。三個人顯出一種可怕的靜默看着他。）

福爾特（本能的感覺到有些變動——從一個人看到另一個）我們兩人之間，先生，並沒有樁事情可以阻礙離婚的進行……我在審判的時候所說的話，都是真實的。昨天晚上，我們祇在公園裏坐着。

（施惠爾從外公事室走進來。）

柯克遜 什麼事情？



施惠爾 洪納惠爾太太。

詹姆士 請她進來。

（羅絲慢慢地走進來，毫無表情地和福爾特立在一邊，其他的三人立在另一邊。沒有一個人說話。柯克遜回到他的公事檯，俯身查閱文件，好像情境的嚴重，迫得他回到他所慣做的事情上去。）

詹姆士 （嚴厲地）關門。（施惠爾關了門。）在這樁事情裏，我們一定要討論幾樁事情，所以請你上來。有人告訴我，你剛遇到福爾特的。

羅絲 是的，就是昨天。

詹姆士 他把他的情形告訴我們了，我們是很表同情的。假使他決意重新幹起，我們答應再僱用他。（目不轉瞬地看着羅絲。）這是一樁需要勇氣的事情，太太。

（看着福爾特的羅絲，開始在身前扭動她的手，好像在預備禍難的降臨。）

福爾特 華爾忒先生有心想幫助我們，願意爲你想法子離婚。

(蘿絲很快地看了一下詹姆士和華爾忒。)

詹姆士 我想這是不容易辦到的，福爾特。

福爾特 但是，先生——

詹姆士 (沈着地) 請聽，洪納惠爾太太。你是喜歡他的。

蘿絲 是的，先生；我愛他。

(她悲哀地看着福爾特。)

詹姆士 那末你不願意阻礙他的前程，對嗎？

蘿絲 (低微的聲音) 我可以愛護他。

詹姆士 愛護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放棄他。

福爾特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我放棄你。你可以得到離婚。我們之間沒有什麼曖昧，對嗎？

蘿絲 (悲哀地搖她的頭——並沒有看着他) 對的。

福爾特 先生，我們一定分居着，一直等到這樁事情辦完；祇要你願意幫助——我們一定

如此。

詹姆士（對羅絲）你是很明瞭這情形的。對嗎？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羅絲（輕微地）是的。

柯克遜（對自己）這是一個頭腦清楚的女人。

詹姆士 這事情是不可能的。

羅絲 我一定要這樣嗎，先生？

詹姆士（強迫自己看着她）這全由你作主，太太。他的前程完全在你的手裏。

羅絲（悲愁地）我願意做那些對於他最好的事情。

詹姆士（有些嗔聲地）那是對的，那是對的！

福爾特 我真不明白了。你決不會願意丟棄我——尤其是經過了這些事情之後？一定有

些什麼原因？——（向詹姆士走去。）先生，我慎重地宣誓，我們之間是沒有任何曖昧的。

詹姆士 我相信你的，福爾特。好了，我的孩子，和她一樣的有勇氣罷。

福爾特 正在你要幫助我們的時候。(他注視靜立着的蘿絲；在他漸漸明白真情的時候，他的臉和手抽搐戰慄着。)到底是什麼？你並沒有——

華爾忒 父親！

詹姆士 (急切地)好了，好了，那就算了，那就算了，我一定再給你一個機會，福爾特。不讓我知道你們自己的事情，那就好了。

福爾特 (好像他沒有聽見) 蘿絲？

(蘿絲望着他；福爾特把手遮着臉。靜默片刻。)

柯克遜 (驟然地)外面有人在那兒。(向蘿絲)你到這兒來。你一個人在那兒，一會兒就會覺得好些的。▼

(他指着書記的辦公室，而向外公事房走去。福爾特立着不動，蘿絲膽怯把手伸出來。他退縮着不去握。她回轉身來，慘淡地走進書記的辦公室。他魯莽地跟進去，一進了門，他便抓住了她的肩。柯克遜關上門。)

詹姆士 無論是誰，設法趕掉他。

施惠爾 (開了門，帶了恐懼的語氣) 副偵探長章士忒。

(偵探走了進來，就把門關上。)

章士忒 對不起，叨擾你，先生。兩年半之前，你這兒有一個書記，我就在這間屋子裏捉住他的。

詹姆士 他怎樣？

章士忒 我想我或者可以從你這兒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佈滿着跼促的靜默。)

柯克遜 (歡悅地，設法打開僵局) 對於他的行動，我們不能負責；這是你該知道的。

詹姆士 你幹什麼要問他？

章士忒 近來他很久沒有報告他的行動了。

華爾忒 那末他還一定要和警察有來往嗎？

章士忒 我們一定要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敢說我們不應該干涉，先生，但是我剛聽到一樁很嚴重的事情，就是他假造薦書，設法得到工作。把兩樁事情合起來說——我們一定要拿他。

（又靜默片刻。華爾忒和柯克遜偷看着詹姆士，他很莊嚴地注視着偵探。）

柯克遜 （含糊地）現在我們很忙。假使你有便再來，那時我們或者能够告訴你。）

詹姆士 （堅決地）我是法律的僕役，但是我不喜歡告發他人。實在，我不能做這樣的事情。假使你要拿他，你一定要自己去幹，我們卻不能幫忙。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看見桌子上福爾特的帽子，他的臉色變了。）

章士忒 （注意到這種神氣——穩靜地）很好，先生。我應當警告你，庇護——

詹姆士 我不庇護誰。但是你不應該到這兒來，問我那些不該回答的事情。

章士忒 （乾燥地）諸位，那我不再麻煩你們了。

柯克遜 對不起，我們不能夠貢獻你所要知道的消息。你是十分了解的，對嗎？再會！

（章士忒轉過身來，預備出去，但是他向着外公事室的門而開着書記辦事室的門走去。）

柯克遜 那個門……那個門！

（章士忒開了書記辦事室的門。聽見羅絲在說：「唉，求求你！」福爾特說：「我卻不能」稍許停了一刻；於是，羅絲帶了驚駭的聲音說道：「那個是誰？」章士忒走進去。）

（其他三人張着嘴看着那扇門。）

章士忒 （在裏面說）請讓開！

（他很快地走了出來，手裏扭住福爾特。福爾特向三個人兇很地注視着。）

華爾忒 懇求你，這次饒了他！

章士忒 我負不起這個責任，先生。

福爾特 （發出奇異而絕望的笑聲）好能！

（很快地看了羅絲一下之後，他昂起頭來，就向外公事室走去，章士忒拖在他的後面。）

華爾忒 (絕望地) 那就此完結了。那再沒有希望了。

(可以看見施惠爾在外公書室裏注視着。聽見走下石級的脚步聲；驟然砰然一個沈重的下墜聲，於是輕微的章士忒的語聲，「天呀！」)

詹姆士 那是什麼？

(施惠爾衝進來。門在他的後面搖動。死一般的沈寂。)

華爾忒 (向裏面的房間走去) 那女人——她昏過去了！

(他和柯克遜在書記辦公室的門口扶着昏過去的羅絲。)

柯克遜 (心慌地) 醒啊，我的好女人。聽啊，聽啊！

華爾忒 有白蘭地嗎？

柯克遜 我有葡萄酒。

華爾忒 那末拿來啊。快些！

(他把羅絲攔在詹姆士拖近的椅子上。)



柯克遜（拿了葡萄酒）來了！這是很猛烈的葡萄酒。

（他們把葡萄酒灌到她的嘴裏去。）

（有腳步聲，他們停住了聽。）

（通外面的門開了——看見章士忒和施惠爾擡着重東西。）

詹姆士（趕過去）這是什麼？

（他們把這重東西放在外公事室裏看不見的地方，除羅絲之外，都圍繞着牠，低沈地說話。）

章士忒 他跳下去——摔斷了頭頸。

華爾忒 天呀！

章士忒 他以為這樣就能夠逃脫，他一定瘋了。並且這又算什麼一回事——祇是監禁幾個月罷了。

華爾忒（痛恨地）那就罷了嗎？

詹姆士 真是一樁絕望的事情！於是，好像不是他自己的聲音。快去請醫生——你去！

（施惠爾從外公事房跑出。）救護車！

（韋士忒走出。在羅絲的臉上，顯示了恐懼和驚駭的表情，好像她不敢轉到有聲音的那一方面。現在她立了起來，偷着向牠們走去。）

華爾忒 （驟然轉身）看呀！

（三個人退後讓她。她在屍旁跪下。）

羅絲 （低微地）這是什麼？他不呼吸了。（她蹲伏在屍體上。）親愛的親親！

（在外公事室的門口，可以看見立着的人影。）

羅絲 （跳起來）不要來，不要來！不要來！不要來！他已經死了！

（人影退下。）

柯克遜 （偷着前去。啞聲地說）好了，好了，可憐的好夫人！

（聽見後面有聲音，羅絲轉身向他。）

柯克遜：現在再沒有人會近着他了！再不會了！他已經很平安地和慈愛的耶穌在一塊兒了。

（在門口，蘿絲注視着柯克遜，像石頭一般地立着。他謙躬地屈着身子立在她前面，伸出兩手，像一個人對於一隻迷失的，所要顯出的樣子。）

幕下